

近世・近代社会経済資料（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について

- (1) この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は、東京大学経済学図書館が所蔵する近世・近代社会経済資料のうち、古文書類について順次デジタル化をすすめているものです。
- (2) この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の利用に際しては「[東京大学経済学図書館電子資料利用規則](#)」に同意したものとみなされます。
- (3) 印刷物など他媒体への使用については、東京大学経済学図書館までお問合せください。
- (4) 画像は白黒です。文書原本の朱書や裏書、端裏書、裏継目印、前欠・中欠・後欠の部分、丁間に挿入された文書や脱落した付箋については、画像内に「朱書」「裏書」「端裏書」「裏継目印」「前欠」「中欠」「後欠」「挿入文書」「脱落付箋」などの置き札を写し込んであります。また、原本が破損し撮影が不可能な場合や、白紙が何枚も続く場合には、「以下破損につき撮影不能」、「以下〇丁白紙につき撮影省略」などのターゲットで明示してあります。
- (5) 画像の撮影には文字が視認できるよう十分な注意を払っていますが、資料の欠損、変色、褪色等の劣化や、ノド部分の状態によっては、原本の文字が全て写っていな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らについては資料の原形を保ちつつ、出来る限りの範囲で撮影したものとして了解下さい。写りの悪い文書については、東京大学経済学部資料室にて、所定の手続きにより原本の閲覧をお願いします。
- (6) 文字間のコントラストの差が大きなものについては、視認性を高めるために、照明を調整して複数回撮影しています。この場合は、同一の丁の画像が複数枚連続して表示されます。
- (7) 本アーカイブに関する質問等については、東京大学経済学部資料室までお問い合わせ下さい。
- (8) 本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の一部は、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術振興会平成 25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公開促進費）課題番号 258061 の交付を受けて作成しています。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海防策

齋藤拙堂

褐夫八論

鈴木善教

日本紀事譯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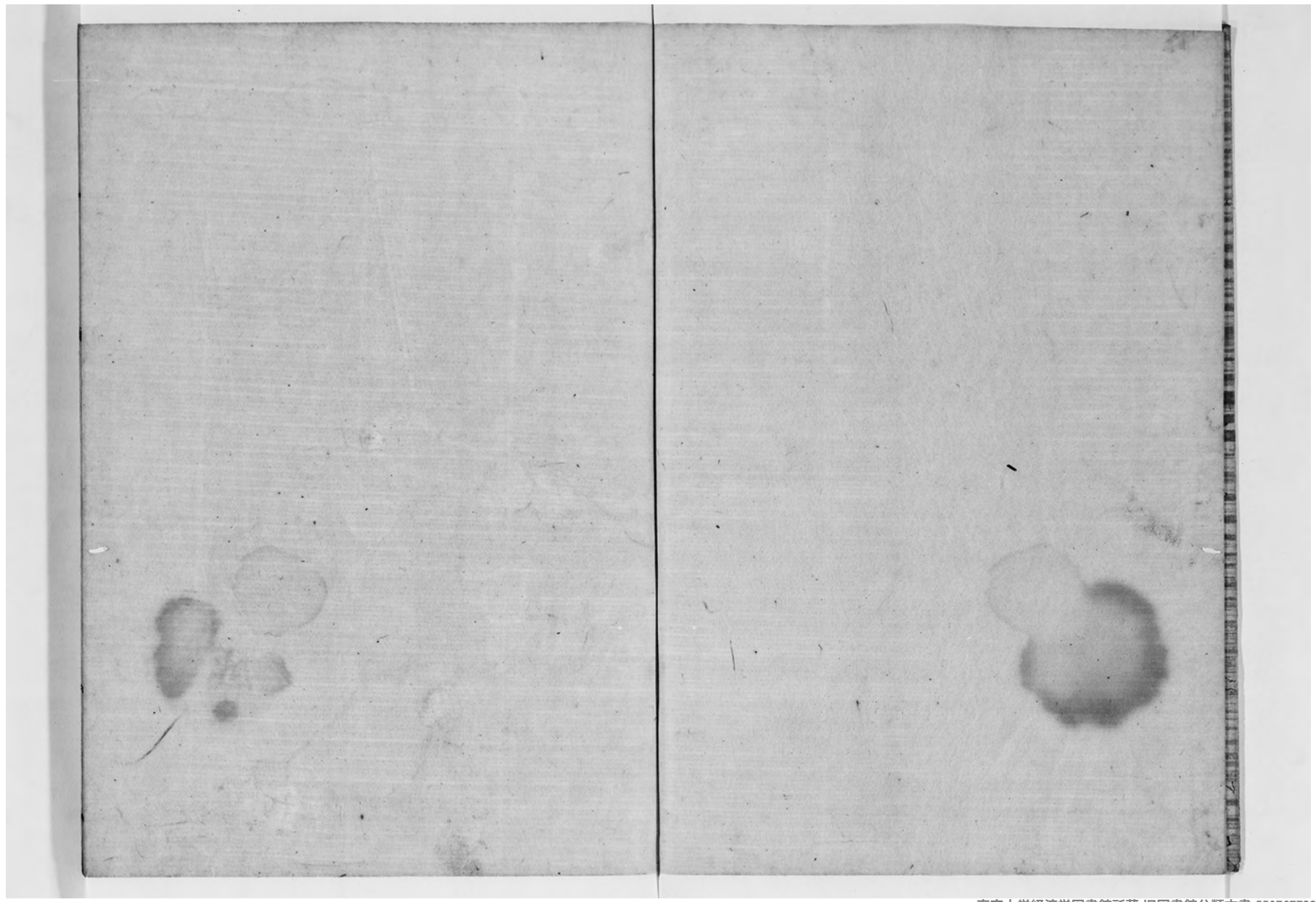
原本

西洋堅協鹿

高橋景保譯

經濟學部
研究會
80
505

経済学部
研究所
80



海防策

天下之事有如可恃而不足恃者有如可畏而不足畏者唯智者明知而辨之至其信可恃可畏者未嘗放過遺失也是以不狎於安不慢於威唯其不狎於安所以不慢於威也自海寇事起三十餘年于此嘗有出兵禦之者有置戍守之者我既無所甚失虜亦無所大獲而虜之來者憧憧不止雖來不止又益無所獲夫無所獲而來其意豈可測哉然天下之人漸習見之以為我國四外環海恃以為固彼奚能為於是戍者漸敬守者漸懈嗚呼使彼不大來則善矣若



彼窺知我虛實、大舉來攻、我方趨東、彼乃出西、我方
嚮^南、彼乃撓北、彼之攻者常有餘、而我之守者常不足、
首尾衝決、財殫兵頓、坐以致困、嚮之為可恃、祇以為
大患耳、夫如是、山海之險、豈可終恃哉、然則何恃不
畏乎、曰、我自有可恃者焉、修而不闕、守而不失、雖彼
有倒山迴海之威、何足畏歟、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
不殆、蓋今之勁虜、以魯西亞為最、諸厄利亞次之、愚
常好觀西洋地圖書志、又從老校退卒、經歷邊事者、
而聞其說、頗得二虜要領、請備論之、蓋魯西亞之地、
互三大洲、廣袤數萬里、諸厄利亞、南併印度、東吞亞

土之字脫

墨利加、皆可謂大矣、然二國之地、皆不直正帶、多磽
确不毛之土、食不能豐、民不能衆、觀其勝兵載書志
者、魯西亞不過三十萬、諸厄利亞十餘萬耳、其新屬
之國、兵雖尚衆、未必為其用、不足算也、我邦雖不廣、
土宜五穀、戶口殷實、勝兵之數、當相倍蓰焉、夫不論
廣狹、以食饒為富、國不論大小、以兵多為強、苟撫治
之不失、則足以自恃焉、而彼土地之大、不足畏也、彼
之士卒、軀幹壯大、多勇力、性亦堅忍、涉萬里波濤、曠
以歲月之久、曾無沮退之色、可謂強矣、然有南北之
異、我之士卒、勇力堅忍、以趨捷當勇力、各有得失、顧

用之如何耳。苟鼓舞之不急，則足以自恃焉。而彼士卒之強，不足畏也。彼有煩礮之震及數里外者，有礮艘關艦堅如城郭者，可謂偉矣。然礮之巨者，艦之大者，有可施處，有不可施處。及其兩軍相接，輒用鳥銃、銃頭施槍，槍甚不利。恃此為陣，陣法或疎，我則有刀槍之利，雄於萬國，用之又巧，雜以弓銃、弓銃連發，亦我所長。束之以伍法，行之以節制，參漢土之長而用之。苟講習之不懈，則足以自恃焉。而彼器械之偉，不足畏也。夫疆土之大，士卒之強，器械之偉，此三者，彼所劫制諸蕃，而技盡於此，亦黔之驢耳。我能為虎，尚

何畏彼哉？而世人不察，畏其不足畏者，而不恃其可恃者，一見虜之來也，洵相傳曰：「彼船堅矣。」曰：「彼器偉矣。」曰：「彼士強矣。」我何得敵彼哉？此所以張虜勢而挫我氣。天下之士，不戰而氣先殫矣。可嘆哉！然畏而備之，猶可也。今則不然，見其來不為害，則稍弛矣。見其一歲兩歲不來，則大懈矣。不察虜情，更不可測也。遂恃其不足恃者，而不畏其可畏者，般樂怠敖，不復知有敵國外患，是更可嘆已。夫彼各有長短，恃此無畏也。今我亡論短者，并其長者而不修；亡論虛者，并其實者而弗治。實者亦將虛也，長者將短也。彼則日

夜淬礪、以吞併為事、虛實不形、長短并用、驟、乎來逼人、而我曾弗省、豈可復與較長短虛實哉、夫如是、愚所謂不足畏者、或將不得不畏焉、為可恃者、或將不可恃焉、嗚呼、是不可不憂耶、憂之如何、亦脩其可恃者而已、孫子曰、勿恃其不來、恃其有以待之、唯脩其可恃而後可有待矣、

二

我邦沃饒、無所不有、虜地瘠鹵、多所不足、無所不有者、無望於他、多所不足者、欲奪於人、是以我有難往之勢、而彼有易來之勢、以難往之人、待易來之寇、攻

守之勢、於是乎決矣、蓋攻人者、難而易、自守者、易而難、自古而然、何也、攻人者、乘進取之勢、自守者、居退縮之勢、不見夫格鬪者乎、殺人者、制人、扞禦者、制於人、虜之得志、我之不得志、未嘗不由此焉、亦自然之勢也、夫既謂自然之勢、則不可得而變乎、曰、何不可變、譬之水、任其自然、滔、趣下耳、至擊而躍之、激而行之、可使過屋、可使在山、兵何異於水、亦有制之之術也耳、若使庸將制之、唯知徇、焉自守而已、無他、奇道、左右支吾、自救之不暇、尚何望其制人、是不知其術故也、苟知其術、勢可得而變也、則攻守皆同、內

以作士卒之氣、外以奪敵人之心、我得勢而振、敵失措而沮、勝負機決乎一反覆手之間、其何如在以戰為守而已、唯智勇之將、能知而行之、昔魏張遼守合肥、孫權率十萬衆來圍、遼曰、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乃募敢死之士、得五百人、遼先登、陷陣、衝壘、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而走、趙石虎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人諫之、止、猶懼形於顏色、玄菟太守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於安、當自強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

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趙兵遂敗退、我加藤清正守蔚山、明軍大舉來圍、加藤安正謂清正曰、彼衆我寡、士卒有恐怖之色、臣請乘彼未合、出擊之、以安衆心、清正喜許之、安正即率兵五百、開門突出、大呼陷陣、斬獲而還、士氣始振、以及援軍至、明軍終潰、勇哉遼也、智哉佩也、清正之智、安正之勇、不圖而合、英雄所為、每如此、可以為法矣、誠能知此法、寡可以制衆、弱可以克強、況我不必寡弱、彼不必衆強乎、我之於虜、各有長短、且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寡弱在彼、而衆強在我、我

何患彼、唯患我氣不盈耳。氣之不盈、由不以戰為守也。守城守疆、理則一矣。豈可徒恂、焉自守以取挫屈哉。今之策虜者、或曰縱虜上陸、以短兵蹙之於險、或曰環海列礮、虜至輒發。夫兵貴多算、若此者亦或可參用。然是皆自守之計、非制虜之術、不可專恃此以自安也。夫制虜之術、在於鼓我氣而挫彼勢、欲鼓我氣而挫彼勢、非以戰為守則不可矣。不然、計雖備設、士卒退縮、致自內潰、槍刀之利、且無所施。雖有煩礮、多遺敵人之獲。文化中事是已。愚嘗見魯西亞人如記文化中事者、謂曰日本士卒恒怯、畏魯西亞人如

席、傳以為笑。豈非我大恥耶。不特以為大恥、遂以啓醜虜之心。數來窺邊、往、縱殺掠而去。嗚呼、使我邦人弱如朝鮮、屢如琉球、則沁、倪、甘受此侮可矣。殊不知我邦士卒勇健勁捷、非諸國所及。嘗北敗肅慎、南、閩越、雖元明全盛之國、皆戰克之。今何畏二虜之有、果能奮然出戰、与虜馳逐於海波洶湧之間、則可以破虜、而虜之艦與礮不足甚懼也。何以言之、虜嘗挾大礮來犯、我以短兵逆擊破之。北條氏之於蒙古是也。虜嘗駕大艦以戰、我以小舟攻燬之。省馬氏之於阿媽港是也。今之寇虜、未必加於昔之寇虜。

而今之士卒、未必減於昔之士卒、唯為將者有術、激
厲之、使人有吞虜之心、如昔時之為、未必不得志
也、且我海多暗礁、淺沙、遠斥、大艦不能近、夫大艦不
能近、則必用輕舸、舸不能載礮、在艦而發、遠而不
達、故及其接戰、不得不用小銃、小銃輕舸、彼我所用
相同、我何獨懼彼哉、但彼在於洋中、不敢來海濱、挾
巨艦大銃、妨我運糧船、糧船之不通、閩國受困、是不
可不往攘之、欲往攘之、艦不相敵、於是論者多欲倣
彼製以造大艦、以為我邦人技巧、倣造船來諸品、輒
勝於彼、艦何獨不能也、其言誠然、其計誠善、彼果出

於此、則我或不得不為此計、然亦不可恃此以自安
也、何則、彼既用此、我亦用此、愚未見勝算果在我也、
且易不云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兵
亦有道有器、今徒知求器而不知求道、恐為英雄之
笑耳、東照公嘗召諸厄利巫人安支、詢壘艦之製、
顧謂侍臣曰、彼船如鶴、我船如鷹、雖鷙猛欲獨身
獲鶴難矣、唯有鷹師之良者、養飼養、審天氣、察風候、
視機發、縱鶴可得也、噫嘻、是英主之神算、垂法後昆
者、謂之用兵之道、為將者所當首講也、誠知此道而
後術可得施也、勢可得變也、諸計可得行也、削虜之

本其在於此歟、其在於此歟、

三

以怯心視敵者、聞聲而懼、見形而怖、以粗心視敵者、可慮而不慮、可憂而不憂、今人之淪虜、往々不能免此二者之間、故其防禦之策、不失於煩重、則失踈脫、其不適時宜則一矣、愚親見文化以來事天下之人、畏虜殊甚、或有傳虜之帆檣見於遠洋者、輒瞿々然相顧、或有傳虜之兵卒掠於邊疆者、輒洶々然相驚、虜之船、僅二三隻耳、輒傳以為艤艦蔽海、虜之衆、僅一二百人耳、輒傳以為虬貅滿野、其意謂虜勢猖獗、

將遂取我國、於是有畫策者、或以為多鑄大銃以環列於海濱、或以為大造舟艦以逆戰於洋中、甚哉天下人心之怯也、王霸舉楚國、必用六十萬人、韓信取齊趙、多々而善、夫楚與齊趙區々小國耳、猶且不可不用數十萬衆、況我堂堂國、帶甲之士不下百萬、必欲取之、當用數百萬、人彼安辨此衆耶、愚計虜之衆、不過數十萬、又恐鄰敵之議其後、不得不留兵守四疆、則所餘之兵、不過數萬、數萬之衆、在彼亦為大舉、非其所遽辦焉、何則、彼之距我、數千萬里、計其往來之程、遠者經一歲兩歲、近者猶經半歲、夫以數萬

之衆涉數千萬里、曠以一歲兩歲之久、糧食器械凡百之需、為費鉅萬、而我邦未有可取之形也、夫舉不遽辦之衆、攻不可必取之邦、糜財頓兵、不慮鄰敵乘其虛、其為計甚失矣、故愚以為彼計未遽出於此、我亦何遽設傾重之計、待之以內擾中國耶、然則彼終無可慮乎、曰、未也、彼以吞併為事、溪壑之欲、不知厭足、見我邦殷富、孕頤垂涎之日久矣、雖未敢大舉而來、亦不肯置我於度外也、譬如猫犬之見魚肉、意欲之而不敢前、往來窺視、俟守者懈、遽起攫之、虜之、憧、往來、安知其非窺我耶、其剽掠邊疆、安知其非嘗

我耶、彼來窺我、我終無形、則彼決不大舉來矣、彼來嘗我、我若有形、則彼或出於必取之計、不可知矣、而粗豪自喜者、以為我國富強、彼奚能為、不知我形不可常而彼情不可測也、嗚呼、猗頓之富以有財也、孟賁之勇以有力也、富而不儉、其財必耗、強而不養、其力必衰、財耗力衰、惡在其為猗頓與孟賁哉、我邦舊有富強之名、而今日諸國多不稱其實者、此豈可不憂慮耶、憂慮之則如何、日積穀蓄財、張國勢、振軍形、以待之、彼必不敢大舉來、縱使大舉來、破之易耳、況於數隻之舟、數百之卒耶、蓋積穀蓄財者、其要在

在於節用禁侈、此不獨為防虜也、今不復論、其所謂張國勢振軍形者、其事不一、愚以為當今之勢、在於修藩屏、練士卒、請備論之、詩云、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東維翰、夫諸侯之於中國、以藩垣屏翰為名、其職可知也、當今侯伯令長相雜為治、使侯伯在外、令長在內、則各得其所矣、今或有相反處、藩屏之意安在哉、侯伯臣其士、子其民、上下相親、其祿足以具器械、畜舟馬、且君以社稷為命、臣以鄉里為念、謀慮必周、戰鬪必力、其為外屏、不亦固乎、令長所治不然、送往迎來、上下不甚相親、甚者至相顧如路人、

且其祿秩甚薄、不足蓄兵卒、具器械、雖數百之虜、莫之能禦、藩籬之不完、得無盜入之乎、故愚以為令長治沿海者、盡移之中州、以其地隸於侯伯、侯伯有失民心、弛武備者、是藩而不藩者也、又嚴加讓削、不少假借、庶幾藩籬無缺、而國勢乃張矣、易稱三驅、詩美吉日、司馬法云、天下既平、天子大飢、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聖王之治天下、雖治平之日、不忘戰如此、況寇虜出沒可慮之時乎、嚮也患人民恃勇作亂、故務墜武備、与天下休息、振旅治兵之禮、當興而不興、至今循之、兵置而不講者、二百餘年、縱使講之、

不過築堵城、畫地成陣、一旦急得無所扞格乎、蓋往日之患、在於強、不得不務墜武備、士民之弱、不足作內亂、而不足防外敵、愚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內、而在於外、當以強人心、作士氣為務、欲強人心、作士氣、在不忌戰、宜諭天下諸侯、一歲兩次、大行田獵、以閱甲兵、習戰鬪、使人目識旌旗、耳諳金鼓、坐作進退、莫不中節、沿海之地、又許習舟戰、使士卒慣波浪、得以展其伎倆、庶幾士卒皆練、而軍形乃振矣、國勢張而軍形振、則不負富強之名、虜將畏我、我何畏虜哉、

四

沿海之守固、則虜不足復慮乎、曰、未也、愚私恐東南諸島、孤懸於海中、虜或占據之、以為巢窟、而部蝦夷、隔絕於內地、虜或蠶食之、以築城郭、並不易制也、然諸島地不甚曠、其民足自守焉、未如蝦夷之尤可慮也、蝦夷僻在東北隅、曠莫悠遠、延亙數千里、隱為一大國、而民口之少、不直內地一郡、松前氏以一小侯領之、戍兵亦不能衆、分守要津、落、如晨星、或可以啓虜心、有如虜以數百人來犯、猶恐折而從之、況多於此者乎、譬如宅大而人少、狐狸暴於其內、盜賊窺

其外固其所也。若夫多人之家則不然。門有卒。戶有僕。廳堂廊廡各有守者。雖有蹢躅之輩不敢窺其垣牆也。故欲使盜賊不窺垣牆。莫若多畜奴隸。欲使寇虜不窺邊疆。莫若多置戍兵。然夷地之曠如彼。多置戍兵非一小侯所辦。縱使辦之。有糧餉不繼之患。是以臨事請援於奧羽諸侯。計其往來之程。近者數十日。遠者百餘日。比兵至。虜已颺去。徒以疲奔命。糜用度耳。愚觀漢唐諸史。其防邊者亦以此為患。於是如趙充國之於羌。韓重華之於胡。並開營田。自給糧食。與敵相持於歲月之久。敵來則戰。不來則耕。終以有

功。今我欲防虜於荒僻之境。亦以屯田為良策。行之於南北諸島。未知便否。而於蝦夷為便必矣。請借前著備論之。夫蝦夷之為地。棄則屬彼。收則屬我。不屬彼。不屬我。猶之可也。不屬我而屬彼。其禍有不可言者。屯田所以收地屬我也。是其為便一也。曠土必須多兵。多兵必須多食。多兵或可得。而多食恐難繼。今募民為卒。兵可足也。課卒為農。食可足也。是其為便二也。夷民業漢。夷落沿海。曠其平地而不居。欲移居為農。彼所不願。欲開地為田。唯我所欲。非如內地永業之田不可奪於民者。是其為便三也。民事農。夷業

漁以有易無民夷俱便食貨俱足則人卒益聚人卒益聚則無地不有田無處不有兵東西二部荒服之土化為儼然一大藩屏是其為便四也食多人聚則遺利亦可益興愚聞夷地山有良材壙有美金採以供軍國之需外可以濟師內可以息民是其為便五也唯人多謂夷地磽确不可耕愚嘗徵之諸書質之古老乃知其地非盡磽确亦自有膏腴之壤夷人不肯開墾者以其捕魚之候方耕耨之時相妨也且考之西域諸國北緯五十度以上之地猶有黍麥諸穀蝦夷四十餘度耳何獨不可耕稼也人又謂屯田雖

便如無人民何愚以為宜大募流亡浮浪充之流亡浮浪皆係無籍之民諸國多有之若厚資給之使可為家則相率歸之是可為民為卒也又罪係大辟以下徒流以上者請之於大府及諸國亦可多得盡輸之夷地黥其面而為卒給以田地計其所開墾者償其所犯之罪赦為平民又得其力矣夫蝦夷之土在天下為棄地罪囚之人在天下為棄民今化棄地為沃地化棄民為良民利莫大焉何不論松前氏行之所以為天下修藩籬也夫蝦夷為中國藩籬松前為北門鎖鑰藩籬不決鎖鑰不搖而後室內之人得高

枕而寢矣、不然、如宋人之失幽燕、明人之失遼東、藩籬不完、而全室受劫、嗚呼、是可弗監哉、

五

虜之計將何出、出於武乎、其禍速而小、出於文乎、其禍遲而大、今市井小民、與人相關、勃然馮怒、奮拳加之、無所顧慮、未必至害人、而或以自傷焉、有大奸惡者、不肯遽下手、畜懷心、挾邪計、彷徨窺伺、投隙而發、必逞其毒而止、至於伐國之術亦然、如忽必烈之犯我、豐大闇之伐韓、近世勃奈拔兒的之搏噬西洋諸國、皆奮拳不顧者也、繼之非禍其身、則禍其國、未嘗

能斃敵國也、今二虜之所以拓疆土者、則異於此、其慮甚深、其謀甚長、父祖創之、子孫成之、未嘗求急速之功、烏知非其大奸惡者耶、愚嘗觀蠻画一母乳哺五兒者、蓋其君長掛座右、以代銘者、母比君長、五兒五洲之民、而乳哺亦撫字愛育之意云、西洋各酋以此為兼并之術、而二虜其尤者也、故魯西亞之開止百里、亞地方、諸厄利亞之取亞墨利加諸國、或弘妖術、或施恩惠、以收攬民心為務、未嘗專任兵威也、是豈非所謂文者歟、然虜之用文也、非愛敵國而然、將欲以成其所大欲耳、故魯細亞之於波羅泥亞、諸厄

利重之於莫臥兒、苟見機會之至、輒斬伐取之、無復所顧也。由此觀之、虜未嘗不用武、而先出於文、故待之不遽來、要之不遽戰。夫我待彼、彼不肯遽來、則我必倦矣。我要彼、彼不肯遽戰、則我必懈矣。倦懈之餘、必至於百事皆廢。是彼所竊視而俟焉、可不畏而備之耶。愚竊為國家深思長慮、以求長久之策。我之於虜、不特當以武待之、而亦當以文防之也。以武待之者、前編所論皆是也。以文防之者、今請備論之。蓋彼自有彼之文、而我亦自有我之文也。我之文者、何也。仁義之政耳。聖賢之教耳。此不獨為防虜設、而防虜

之策、亦以此為長。然世俗視之甚高、今欲防虜而言及此、人將笑其迂。蓋事固如迂、而不迂者、夫如迂而不迂者、理所在也。理之所在、唯明者知之。故兵法有以迂為直者、其言曰：知迂直之計者勝。豈特兵哉。天下之事皆然。蓋虜之所弘、非邪教乎。我乃弘聖賢之教於道為正、正豈不克邪歟。虜之所施、非偽惠乎。我乃施仁義之政、仁義之政、於惠為真、豈不克偽歟。且民之惑邪教者、以其心無主也。唯心無主、故受人之誑誘而不悟也。嚮者大亂之餘、闇習不文、人心無所守、故邪教肆行、以小西高山等之雄、惑溺不返、况

小民乎、於是嚴刑懲治、死者至二十八萬人、猶未能止也、既而文教日闡、士大夫畧知讀書、其不讀者亦旁聞其說、心頗有所辨識、是以已論洋教、雖佛氏之說、亦不甚行於士林之間、是非其効乎、但民蠢愚易惑、邪說之來、雖有嚴刑、不能保其不動也、蓋刑雖嚴、不能解民心之惑、解民心之惑者、非教不可、故教之塞也、士大夫且無所守焉、教之明也、庶民猶有所辨識焉、然民榛、乎蕃矣、非可戶曉人諭也、將何以盡教之、曰、民不可尽教、而士大夫皆可使有學有識、士大夫皆有學識、守心不失、則教於是立矣、教有所立、

則民將圖視取則矣、士大夫、民之師表也、表正而影正、自然之理也、且繼士大夫而為民所慕者、富人豪戶也、繼士大夫而為民所信者、巫祝僧尼也、此教者、亦皆統於士大夫、士大夫而有學識、臨以治之、則彼皆將奉吾旨、助吾教也、所謂吾教者、何也、親親也、尊尊也、敬神祇也、距匪邪也、內中國也、外四夷也、苟有奉此旨以諭衆民者、亦聖人之徒也、不必論神与佛之別矣、蓋國神寄民之瞻仰者、固當崇之矣、雖佛自異域來者、已行吾國千有餘年、官又立之、以抑洋教、亦不可搖也、不若因而脩之、禁其譸張、不使惑衆、存

其勸懲以使導愚則民將由之入善民由之入善亦
吾教之行也吾復何求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知之者探仁義之源尋禮樂之緒士大夫之
任也由之者孝悌力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庶民之
事也夫士大夫知之而庶民由之庶幾人心有主而
不惑矣然有正教而無善政未能定民之嚮背也夫
民之迷嚮背者以其心不戴上也唯其心不戴上故
相率降敵為其臣民為其嚮導而不辭也為上者節
用禁侈以愛人為務薄賦歛除逋欠疾苦必察貧困
必賑所告訴莫不遂是謂之仁義之政政出於仁義

民皆視之如父母安有棄父母而從仇讐為其臣民
為其嚮導者乎夫欲取人之國不得其臣民不得其
嚮導而克成其志者未之有也故有正教而民不從
邪有善政而民不從仇正教解民之惑善政得民之
心故善政為之先而後正教從之果能如此則可以
与虜相持於無窮謂之長策不亦宜乎不然虜之所
施雖偽亦患也虜之所弘雖邪亦教也亦似知迂直
之計者矣而我因循苟且從事目前無長久之慮其
何以克之哉

此海防五策津藩拙堂齋藤氏之所著也其論
剴切而策亦至當真可謂有用之書矣余惜之
於學某生自謄寫了然原本多脫繆他日得
善本以校正焉身嘉永庚戌孟春既望東軒克
識

借東軒依田兄手謄本寫于學校南樓東窓下
辛亥端午前一日此日霖雨終霽簷間紫棟未
放花青洲淺菰錄

褐夫八論

褐夫八論

脩德

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為制度文章以幹時之形勢、譬之
猶璫璣玉衡以推天度矣、當其時、小大無所不至也、然制
度者、器物也、形勢者、動物也、及其久而不脩、則不能無違、
於是不可不因其法、修其器、以釐正之也、
皇國慶元
以來、朝廷賡歌四野、擊壤幾乎三百年、治平之隆、可謂光
於千古矣、是豈非
祖宗德禮政刑、盡美善之所致哉、
雖然、世之遙也、時徙形變、則不能無弊、於是不可謂無可

憂之勢也。然而方今明君在上，賢相在位，能觀時之勢，而將有大修紀綱之舉，豈不偉哉！舜好察迩言，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是以愚也忘其罪譴，而述恒所懷，以爲八篇矣。曰：夫終紀綱振國勢，其事必有原委，宜精思熟慮，以計遠大之功，不可必冀速成也。若徒求一旦之效，其所建雖是矣，而猶無本之水，朝滿夕除，安能得振脩之功？如往者天保之政是也。且夫當衰故之日，而將大有所改作，則人安故常，徂便安，而勢必不從也。今也英匪伺邊，人心亦有少不安，是實可勦之機，而所謂千歲之一時者也。厚風俗，修紀綱，去害與利，以張國勢，其在此時夫！嘻！夫天下之

憂不在於寇賊，在於士風之急廢。士風之急廢，在於政之苟且姑息，而其本在於上之所率而已。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昔者子羔爲成宰，而有爲兄被衰之民，楊綰爲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繫於人如此夫！然則人君去奇麗之服，器省後宮之冗費，輟土木之侈功，日出外庭，与先臣參政及諸大夫面議政事，講文修武，明示上意之所在，以躬先維新之政，則士民觀望，誰有不感激憤發者？一日復禮，天下歸仁。苟真機一發，則向日之急惰，變爲勤勵；向日之偷薄，更爲敦朴；向日之柔弱，作爲剛強矣。士氣誠如此，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也。

然則修紀綱振國勢之難易在君德之何如而已

務農

國不富不可以振形勢而務農不厚則國不富也自古治平之久上下勞逸而勞者唯農而已夫好逸而惡勞人情之所同然是以民多捨本逐末生之者年減用之者月加風俗益奢靡物價益騰躍而天下遂至於患乏財然方今在官理財者不知生財以阜民之為理財之道富國之議朝起加賦倍息之令夕出使病民以利官之為務矣為縣官者承意以錢糧簿書為急事尚苛細毫釐必舉凡所收歛不遺餘力唯欲以上計之年多為進階如俸之資而如

臺閣所出撫育勸農之令親為虛文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於是民亦日趨于偷不唯免而無恥奸詐巧偽以欺罔令吏為事故令吏之与民互求相勝而內視如仇讎而細民遂不得安生益去田畝而就市廛牧民如此而安能得厚本乎嗚呼嫌減農口而重收歛所謂惡醉而強酒者可謂失之遠也夫農政為國之本則牧民之官豈容易也哉然流弊如此今也欲一舉而振之不可不先有所更也蓋我之縣令猶唐之刺史太守其任甚重則其爵之不貴非所以厚本也宜使之与諸國之奉行命位相次其任之尤選廉能之士而上當面喻撫字之意又當面問

治內之政事、民之風俗如此、則為之官者、安不拜恩
激昂務體。上意然後審考察其所為、政績異常者、厚
賞之、闡葺不肖者、嚴罰之、則縣官之弊、斯可以盪滌而除
也。然而農政之要在使農與商易其利、夫上不苛察、則下
亦不詐偽、是以牧民者、務撫字之實、省徭役、去苛刻、可場
有遺利、家有遺財、而使民樂於耕作、且夫治內有隙地也、
則相度其所宜、授以種植之法、又聚流民游手、假与之金
帛、不收其息、使以起荒田、闢榛莽、谷得就其地、立永業、而
數歲之間、湏不徵其稅賦矣、務使民知為農之安、且利、遠
勝於逐末、夫利之所在、人之所趨、今聞農之如此、則貶夫

小民、苦心勞身、日為一日之計者、豈不多歸農乎、天然不
令而游手減而農口殖矣、是之謂農商易利矣、國賦增而
民生遂矣、是之謂富國矣、嗚呼、天下之民、家給人足、而感
恩作義、戴土如天、親官長如親戚、則萬一有急也、不待教
命、而皆當輸粟致財以報國矣、語有之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且夫民得其利、則利源通、利源通則百物充積、物價
卑下、士大夫資用之費、亦殆復於古、而家有餘裕、可得
備非常也。

富士

振國勢、攘外寇、在能養士而責成矣、能養士而責成、在先

定其規模矣。方今風俗驕奢，物價騰躍，而資用之費盡於古矣。是以爲士大夫者，節儉之家而歲祿絕，足以支衣食。養臣僕，有婚姻喪祭及非常之事，殆將不給焉。嘻！夫士風雖弊，壞不振而大府士大夫之富，不可謂無人也。然困乏如此，則志氣何由而養焉？器械何由而備焉？故當今之時，而欲振士風，不可不先使之足也。愚嘗有使士大夫，土著二十里內之地之策，此言雖善矣，而在今日，勢不可行矣。於是建因時救窮之策，其目有五，曰禁養子。國家之制，士大夫之家，無嗣子及族子者，使養他族，以爲紹，而其爲養子者，資賄之金，因父之致仕与否，而私有多

寡之常格，而其多者，百石百金。公言養子，實市世祿也，甚矣風俗之弊。一至於此矣。故富家之子弟，雖不肖，必受厚祿。君子而窮者，自非特蒙拔擢，終身率不能升朝列。籍於是爲之父兄者，家非甚至困乏，則爲子弟多方謀之。夫以支衣食之無贏，而將費一歲兩歲之全祿，不知何從辦集之。且養子之制，雖出於不忍，勲舊之家，而一朝絕祀之渥厚，而鬼神者，非其族類，不饗。今其統祀絕，而使他族祀之，鬼神豈安之邪？可謂非其鬼而祭之之大者也。嗚呼！在彼鬼神，不饗在此，不肖冒恩，而士大夫爲之益困弊，則養子之制，宜傳廢之必矣。若夫庶子庶孫，宜試之乎德行。

寸藝以新賜之俸祿如此則不唯救困弊抑可以省冗祿
罷素餐而淘汰士之賢不肖成立人材也曰定衣服當今
衣服之制自非行大禮之日尊卑同服於是乎華靡為風
卑僭尊賤倣貴而其弊也服不衷其祿也夫寡祿之家衣
服之為費大矣如此欲不窮而得乎然則不可不_定之也
而其制非簡而易辨勢亦不可行也曰為之何如宜定肩
衣与衣緣之色夫肩衣也衣緣也所費無幾而一定之則
衣雖廉而貴者可望以為貴服雖精而賤者可望以為賤
是豈非簡而易辨哉如此則華靡之風不令而止且可以
嚴尊卑之分也曰遏短雇方今命士其祿不滿百石者猶

行祿之日必從數人之僕夫百石之祿終足養數口耳一
婢一僕尚不易給也其出也僕從何緣得如此之多然在
上之人視以為禮恬而不怪焉謂彼一日之雇耳不知雇
僕者私也偽也豈公然可許之物哉且以一日之雇而嚴
然為君臣之狀譬之不異俳優之扮搢紳社會之擬儀杖
也甚矣世之習於虛偽務事觀美而內徒糜資財夫衣服
之制既定則雖無僕從而尊卑貴賤之分可以辨視則官
人之外其行禮唯家僕而已可矣夫如此不惟省冗費抑
亦可以厚士風也曰撫卒伍 國家所養諸隊卒伍及
御史所隸者吏少俸者之廩米計雖不可度而其大也可

推知焉。然此輩也，不足俸以養家累，於是名籍於軍，而各私為工商，以適資用，無廉恥之心，無武技之習如此。而一旦有急，豈能為用乎？愚見滿清各府駐防之多，而英夷之變應之者唯百一，而為之慨然久矣。不知我之卒伍，得無近似是耶？雖然衣食不贍，則其為工為商亦宜矣。然則歲所給果何為也？可不謂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人哉？今欲振士風也，不可無使此輩亦皆安衣食有恒心之術也。宜使之配各官府隸諸頭目及布衣以上官人，而少異其服，以分於家臣。方今士大夫之臣，半出於情農，務本之策行，則其仕者必減於今日矣。此策於是行之，不亦

宜乎？然而如此則雖不為工商而併官俸私給，可以足資也。夫為工為商者固出於不得已，今也雖輟之而衣食既足，家累既安，則誰得為不便？然後少俸微給者，亦可以養廉恥，可以習武技，而可以當緩急之用也。曰厚恩賜，夫朝士之困弊非一日，則富之亦非一日之所能為也。然而修器械，練軍實，當今之急務，則不可不先足之資用也。如夫蠲舊券之例，徒取諸彼而以與乎此耳。未足使以興起士心，守約勵武也。與起士心之術，在上之節用而愛人矣。蓋竊計國家所奉飲食服器，去奢從儉，傳婦官之濫賞，輟不急之土木，則如恩例一遵舊格而費之

減一歲須無慮若干、乃用之賜諸衛士軍人之類、歲終無

恩例者、而如寄合小普請、乃不收、所謂役金者、如此

三歲、使以為修武備之資、則所賜雖或未足、而

命之至懇、苟有人心者、誰不感泣體上意、夫誠之感

人也、尊酒片肉之微、猶報恩於死生之際、況於世祿之臣

乎、士大夫能體之、則養己之臣僕亦當則之、使皂隸之卑

亦未嘗無人也、苟能行此五者、士大夫之困弊可救、然後

可以責成也、

利器

民心苟困結、士氣苟振興也、雖可救以撻甲兵而器械之

不良、非計之善者也、工之欲善其事者、必先利其器、況於

國家之大事邪、蓋夫器者、從時異制、而車乘不如騎戰、皮

甲不如金鐵、累石之城堡、与板築、固相逕庭、則後生者趨

於利、可以知也、方今海外之國、軍皆用火攻、夫火攻者、天

下之利器也、蓋我邦士氣之強、軍務之熟、安隆於元

龜、天正之間、然鳥銃之來、適當其時、而不數年、海內皆用

之、豈非神器之故乎、當其發也、雖貴育之士、不能拒之事

之尤暴也、武田氏長篠之役、可以見、可以今計之、用西洋

三百年前之古銃、當我邦三百年前之士、然尚如此

况以西洋方今日新之器、而當我邦今日太平之士、

其利害得失可不待智者而知也然今之論兵者或云我
用我之所長是非知戰者之言也何則百戰百勝猶耳非
計之至善者有腐算之勝而後謂之善謀矣我之与西洋
戰鬪之術未可知則今以器論之其利害得失如此則腐
算之勝果在於何欽論者其實唯恃我之精銳而冀不虞
之勝耳堂堂雄武之國王者之師如此而可乎今日火器
我雖未熟而士之為性敏而悍且養之有素則教之三年
何不熟之有哉嘗聞西海諸侯有大修武備盛練火攻一
旦有事將欲逞其技者一方之諸侯而猶能如此況今
大府而不習熟之則遠之不侮寇耳內之不可得畏服

諸侯矣嗚呼 皇國建基三十年君臣上下子民
民心固結去歲素非外邦之所企及也而今海寇之警人
各懷懼是豈唯怠惰柔弱而已哉抑亦非知彼有火攻軍
艦之利而我無腐算之勝之故乎夫器械之利從時果用
如此而彼守舊株無所變則猶虎豹而無仇牙殆將為犬
豕所斃乎是之可謂有智乎愚恐如此而有事則怯者先
奔而勇者即暴虎馮河而死焉夫我之利器彼所固無而
今又倂彼所長而用之則器之利既倍於彼矣然則不戰
而勝算先在我也故弓矢槍刀固可以熟而今日之急務
在訓練火攻而已

黜陟

方今士大夫其在官者率上不量才下不度力偷薄詭譎希合取容既得之唯患失之壅蔽苟且習慣為風於是雖有忠信者而不得自展其志惟有敏達者而無所馳騁其才也其不在職者脆弱或如婦人暴戾或如博徒鬻事酒食歌舞遊戲之樂而不知其他否則貪鄙攫掠其所為甚於鬻術矣如朝廷所設文武之試有其名而其實徒考出身進階之文具當於此間能知國家所以養士之意者有幾矣嗚呼士風之弊至於如此謂之何哉然則德化施法制脩而後不可不嚴賞罰以行黜陟也雖

然治平之弊其漸有因其本有根非彥今日士大夫之過也然一朝加之雷霆之威也所謂不戒而視成慢令致期者而非敢所以服人心隆國勢也故將嚴賞罰在先嚴戒令夫既達救困獎之讓加之減供奉除收納以為資賜恩實渥矣於是下令明示士風之弊諭以各念祖宗之梯風沐雨恥今日之尸利素餐文學以養其志武技以勵其勇可務懷赤心報國之志三年而有所成將大有黜陟矣有此可謂戒令之不慢也然後三年能熟察之德行才藝而及大試之其尤異者陟之高慢者黜之其誰不服然賞罰不可不慎一有濫則害於勸懲妨於風化是以將賞

之者。試之以言。假之以事。然後從其材進之。拳之。將得之者。官長厚誘之。不聽。則以言執政。執政亦告之。不革。則命士以上言之於上。上親喻之。而不變。則收祿秩。放之於遠。終身不齒。嘻。夫如此。雖得之重。而不准人心。無遺憾。為之祖宗者。於九原之下。亦將并謝矣。國家養士之優。優賞。得之嚴。嚴誠如此。則天下之人。无智愚。賢不肖。各可浮勵。以尽其力也。

喻戎

西洋之猖獗。英吉利之為甚。航海之術。年精。火攻之器。月密。加之^請論^百作。萬出。或示慈惠。或見陸果。小弱併焉。大邦

焉。非設府而徵。逐貢賦。則互市以漁大利矣。然而垂涎于我。邦也。年已久矣。在文化文政之間。有學士早察之。有蘭客密漏之。豈可不戒哉。往年侵掠滿清。大張威福。於是和蘭獻書。大府其事。雖不可知。而豈他哉。蓋亦在

英戎之事。耶。愚常觀英戎之所為。後來侵掠之國。皆互市通信。明知其可乘。之釁。量全勝之算。而後擊之。是以其敗。屢者。蓋少矣。然而我。邦。獨占彼不通。則彼於我之事。

情。不能詳悉。於是色以滿清之捷。說以和蘭之書。而驟跳浪。以見形勢。其意一。冀以開互市。一欲以常寇知強弱。嗚呼。彼之所圖遠矣。不可不慮。以備變也。雖然。軍事不可遽

熟國勢不可遽張、養而未充、脩而未備、未可敢輕動、而我
之伺邊、歲倍則不可不先為之也、彼既表唱慈惠親睦
之虛名、則我固其虛而實之、喻和蘭及英船之到邊者曰
我、邦不博為交易者、異邦之物、無益於、邦之故
也、雖然萬國之船、有漂鑿邊海者、必占薪水食米、夫不通
之國、而憐恤如此、則萬國之於我、可謂無遺憾矣、然近者
英吉利之船、屢至邊海、為不遜之狀、宛似欲開事端者、夫
我之占英國、之鐵芥之隙、不知何由如此之無礼也、是以
我、邦、不唯將士、實暨僕隸之卑、無不奮臂攘腕而怒
之、特以國家号令嚴明之故、不為私鬪、而以待、命之

下而已、然、國家之意、使不然、謂英吉利、亦西方之一
大國、其必知道、不可無故而起事矣、夫不遜者、意航長之
惡意耳、今不先正其罪、而漫開釁端、殺兩國之罪之人、於
鋒鏑水火之下、不仁而不可為也、故邊海之堵備、後日未
之制、不別設警衛、俟萬國明知我不好兵之意、豈不寬大
之仁慈哉、今能以此言、達於英吉利政府、可使命航海者、
於我邊海、不行不礼也、雖然、遠洋萬里、非可遽達、而今三
年之間、猶有所撓焉、爾後者不改、則一遵我、邦之法、
嚴糾其眾、罰其人、之有容忍、英吉利其勿怨焉、示之以不
憚、形之以不好戰、如此、則彼之陸梁、不得以為侮、而我邊

衛之不全非備之乏矣夫英戎之情大略在得我先動而後起應之今也使彼不得藉口起事則假令有大舉之志數歲不必入寇矣我於是際能養精銳則於防變何難之有如其處戎之術猶於後篇詳言之

應變

今之策海防者動謂沿海築炮臺郡國造軍艦是徒駕空之談而非知今日之勢者也誠如其言則雖可以攘寇賊張國威而家國之不富軍資之不全器不得良技不得熟士卒不能勸勵則有之不足以為備也方今奢侈日長上下困弊各國之侯伯富者有幾矣當無故之日猶憂用之

不足徵逐不心而其甚也至於以國之會計委諸賈豎之手可不慨嘆哉勢如此而安能得設臺造艦乎若不得已則內益剝民病國而外當以為觀之觀之美而已臨於有事而能得不為寇資邦且我邦環海五十里使之盡如此其費鉅大殆不倍於嬴政之築長城邦而我之形勢亦與秦漢之於匈奴不同矣其未寇也必在要口而不左漁村水鄉至掠獲之地矣滿清之事所以知也然則沿海設臺內禁天下之財而外備一二出沒之夷船非今日之所宜急也如戰艦用之海運也少隻而足矣而不宜以為備多之則空繫海岸而無所施航海訓練之精何由得之或云

航海以為互市是亦不知形勢者之言也夫外事者地瘠
而物不蕃於是造堅艦廣求互市於他邦而以為富國之
計譬之如鄙邑之商跋涉以求利神州之為國天府
而不待求於外猶都下之商坐得奇贏固地之宜而利之
所歸行山不一也且封建之占郡縣制度不同而造軍艦
為互市則私市海販有不可防者其間萬一有不逞之徒
導誘外寇亦未可知矣如此則軍艦不得以為備也曰然
則備不穀而可乎曰不然也物有本末事有先後夫西洋
之戎亦固知我之拙火攻今俄築臺造艦彼安能釋俾之後
足使以知我之怯耳而萬一有變則於我亦不能必其無

敗也夫善為軍者在以虛為實以實為虛使敵不知我之
端倪矣今英戎之出沒海上是以形勢畏我而已我於是
深未熟之取示不練之炮則是可為果出彼之可圖圖而其
來益多其侮益加矣不如其未也審然不勤固如不為意
而使唯遣譯官糾糾之喻之如此則我之可為出彼意表而
豈不亡所疑乎且夫內有所立雖伏之而威必見乎外
亡待之之術而率然為之者自異則是問亦不亡隱然不
可欺之形矣夫有所疑有所不可欺則彼之亡禮不必如
於今日矣於是外示以閑暇無事而內積穀充資修軍政
練戎行而數歲歲之後彼之陸梁遂不山也則雖大責其無

礼以殲其匪、焚其貳、而英戎之奸亦不唯為之無容喙之地、蓋為我之不可欺矣、是之謂以虛為實、以實為虛、雖然、西洋之伺我、非一日則其終必至於戰、而其不可知者、唯在遲速而已、未與不來、侮與不侮、固不可恃、則食足共備之日、先使浦賀如長崎、其他要津之地、亦必嚴設備禦、海運之舩亦必用軍艦、而可以應變也、愚觀英夷之侵滿清、非有韜畧之奇、敢死之雷、當其大攻以為勝、其所以神州所養感恩戴義之士、精銳熟練之兵、而憤柔以當之、彼雖舉國連川而來、於我何有一戰可以懼、
全地球也、
國威於

長算

紀綱已修、國勢已振、雖天下以無虞、而法之建也、有此利、則有此弊、是以積年之久、亦不可不從時以修之也、而修之在於人材、在位矣、然則國之長算、在成育人材、而其本在於嗣君矣、夫嗣君也者、將承宗廟之社稷、其任至重、其職至難矣、不可不威德遠材也、然今之為嗣君者、率養於深宮、婦人之柔、長於曲意迎合之間、遇而不知、遇關而不相關、唯逸樂之後、少以則、雖有聰明之質、要俊之才、而安能得成達乎、今天下賢望者、民之下者也、而欲其子之繼業也、必使自幼而務其事、知其苦矣、然況於國家之重、而

不使之勢知其事則其智可不謂不若貴賢邪故國之立
嗣君也必須擇端謹文學之士為左右扈從侍講侍讀日
与之居講經論史博談古今之治亂政事之得失及民間
之疾苦時或詣國學就奠先聖祇敬耆老而明知君臣父
子之道以成德達材也嗚呼能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矣世子
之要其在是夫嗣君苟能如此則國之為嗣子者誰不惕
然而懼憤然而勸人材之起可不期而待也然而養人材
之制亦不可不大講明也方今士大夫之在官也為吏者
多不達吏務牧民之官而知農事者蓋寡矣故有事則仰

成於下司而唯以行文移耳豈以不唯不能察下之奸而
為之所欺者不可一二而數焉如此欲改之行民之地而
得哉豈豈非所以養人材之法不之之故半如當今學校
之制非不善矣然有未大盡者昔者胡瑗之為蘇湖教授
分經義知事教諸生兼時務治兵水利算數何者人之材
質有趨不一也夫胡瑗一儒者也然猶能如此況天下之
學而唯拘以程式之文章以一日之試而學事能得養人
材者亦能得盡德盡矣今也宜大興校之制建演武之場
而區別其所教模範之疎純者為之長使各從性之所好
以學之其成也試之乎言事而達吏務者以為吏明農

事者以為牧民之官，有官有司，時如此而任當其材，則上
下永安，堯舜之治，可數世而不要也。

庚戌春

草莽之臣江戶鈴木善政稿

庚戌二月六日借社友二三生筆寫了

青洲

日本紀事譯鈔凡例

一元祿年間來貢ノ和蘭人エシゲルヘルトケエヘルト云モノ著ハタ所
日本聞見紀事ノ書アリ其第四篇中第五條ニ昔ニ波爾杜瓦爾
國及以西把尼亞國人我日本ニ往來シ商舶ヲ通シ且兼テ彼教
法ヲ國內ニ弘メタル始メテ說ケルモノアリ臣景保恭ニク之ヲ譯ノ上ル
ヘキノ教ヲ奉ス景保短才謏劣況ニヤ此學ニ於ル修業日淺ク全文
ノ譯解敢テ為スヘカヲサル所ナリ時幸ニ寄陽ノ和蘭譯官ニ生
公事ヲ以テ都下ニ在留ス因請其官暇ヲ以テ曆局ノ一室ニ會シ
ラコレト謀リ相俱ニコレヲ讀ミコレヲ解ニ草案再四数月ニシテ
譯草ヲ為ス此編卽是ナリ但全篇恐ラクハ誤解スルモノアルク

或拙譯其義通難キモノ多カラニ再校他日ヲ期スヘシ今姑ク
繕寫ノ其教ニ應ス但コレ其大意ヲ知ルニ足ルモノト云ヘシソ
末ク正譯ニ及ビガキモノハ恐懼ノ至リニ堪ヘサル所ナリ

一 波^ポル^ル杜^ト瓦^ワ爾^ル國^{クニ}及^ニ以^テ西^イ地^ヂ尼^ニ垂^ニ二國^ニハ其地歐邏巴洲ニ係ル我
邦俗コレヲ南蠻國南蠻人ト呼フ白石翁曰此國之人ワガ俗呼為南
蠻者其來多取道呂宋也其舶呼為黑船者塗之以蕃瀝青耳
云ニ二國ノ方位地形土俗ノハ采覽異言ニ詳ナリ

一同書曰往時蕃舶之來求以互市兼演其教法貪者逐其利愚者
歸其教愚之甚貪其弊日甚國初以來嚴備厲禁而竟格不行激
成其亂及島賊既平後諸蕃貢市一切之其冒禁陷賊者通于

前後凡二十八萬人禍亦慘矣ト今此譯說ニ因テ蠻賊ノ出入
教法ノ盛衰其始末ノ概ヲミレリ即今コレヲ聞カ如キモ身俸冷
然タリ嚴制厲禁故アル哉

一 原本ベシケレ井ヒシグニヤワバト名ク按ニニケレ井ヒシグハ紀事
記錄ナリハニ助語ヲ義「ヤワ」ニ西洋稱スル所ノ日本ナリコレヲ
連テ日本ノ紀事紀聞ナリ義也

一 ヤ^ヤワ^ワニハ中華廣東日本^{ナリ}轉聲トイフ西洋人我國ニ來リシ始ノハ
編中ニ謂フ如ク廣東ノ媽港ヲ歷テ後我國ニ來リシニ彼音ニ倣テ
稱セシナリ但ニ百年來通商不絶トナリ後ハニホニ又ニニホニ呼フナリ
一 撰者エムヘルハ和蘭舶ニ從カヒ來ル醫官ナリ其本國ハ和蘭ノ宗

室熱^{ゼル}瑪泥^{マニ}國ナリトイフ甲比丹ト共ニ營中ニモ入朝ス長寄ニ留
ニルイ三年其滞企^{マニ}間聞見セシヲ集録セル一著書ナリ時ハ元祿
三年庚午ノ間ニ在リ此時歲四十ト云

一編中直ニ西語ヲ記スルモノハ其上下ニ「ハスコデカ」如此勾畫ヲ
ナス前後混同セガラシシカ為ナリ

一編中往ニ附注ヲ為シ末文ヲ明スモアリコレ他書ニ就テ附譯セル
モノアリ或ハ舊說ト符合スルモアレハ其說ヲ畧シ其下ニ附シ且愚
考ヲ添ルモノアリ或ハ彼來曆ヲ我年號支干ニ配考スルアリ或ハ
經緯ノ度数ヲ注スルモアリ或自ラ聞見察知スル所ヲ以テ畧注
スルモノアリコレ聊カ本文ト參考ノ其說ヲ辨明セリヲ要ノ

其煩ヲ厭ハサル所以ナリ

一本文下自注トイフモノハ撰者ノ自注ヲ譯スルモノ也愚注ニ各條
案字ヲ蒙ラシム以テ自他混交ヲ分ツナリ

一間ニ 神祖御諱アリ毎條御諱ト譯シ神祖ト注ス

一編中國王ト譯スルモノ原書ニケイワルト稱スルモノ也「ケイワル」ハ國帝
ノ尊號ナリ彼地方即チ我 神祖及歷朝大君ヲ稱シ奉リテ

「ケイワルトイフ」豊大間コレ許多ノ王國ヲ從屬シ其總國ヲ一統シ
萬機ノ政令ヲ天下ニ布キ給フヲ以テ也西京ハ別ニ神孫統皇帝ト
稱シ奉ルナリ

然レモ今姑ク譯スルニ國王ヲ以テス

一西說曰三大洲中ニケイワル帝號ノ尊号アルモノ亞細亞

洲ニ在テハ 日本 支那 大莫臥兒ルル 歐邏巴洲ルルニ在

テハ 熱爾瑪泥亜和蘭ノ宗國ホーボトイニナリ 都兒格邦語帝王ヲ

魯西亞邦治帝王ヲ「カサール」トイフ 帝爵ノ國土此

六國ニカギレリ四大洲中幾千ノ邦國アリトイハ皆王爵侯

爵ノ國ニノ帝國ヨリ其制作ヲ受クト云

文化戊辰孟秋

高橋景保識

西客堅協カキ廠ヘル日本紀事第四編抄譯

高橋景保奉

教

譯

波爾杜瓦爾國ポルトガル及ヒ以西イヌ厄ニヤ垂國ニ日本ニ到リテ通信交易ヲ為シ

且法教ヲ弘メ遂ニ隱謀露顯ノ擯斥セラレシ始末

抑モ歐邏巴洲ノ内波爾杜瓦爾國ポルトガル人亜細亞洲アジヤノ應帝イン亞海ニ船ヲ來タシ

其沿海ノ諸地ニ來往セシ其始ノヲ繹ヌルニ曆教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按ニコノ

洋華令ノ年ヨリ算ス歐邏巴洲中通用ノ曆數ナリコノ年曆ハ我明應八年丁巳ニアタリ明ノ弘治

十二年ニアタル文化五年戊辰ヲ沂ルルニ三百一十一年ニイタル東方ニ道ヲ通セントスルノ路ニサシ

波爾杜瓦爾國王「エニエ」ノ命ヲ奉ノ船四艘ヲ裝ヘ共ニ印度ノカリ

クエフト按西書「クローデント」ルコニ曰「カリクエフト」ハ印度安海ノ西方ニ海中へ突出ノ島

如キ國ニ侯國ナリ土俗其王ヲ尊ム一他ニゴエ稱地神ト云國王權威強ク財宝華

三光ノ被也 契利耶魯ノ宗法ニ帰セド 二来リ始テ「サモレイ」
案ニ其國ノ方治國王ヲ務メ地神ト敬スキノ

義ナリ ト通信ノ交易ヲナス其後千五百十年 本朝永祿七年庚午「アル

ホクエルクエ」以西把要厄國內ノ「アロシ」人名按以下ニ注ル邪熱論ニ載ル

ナル者臥垂按ニクレーラデールゴニ曰歐亜ノ印度ノ各國垣蔽ノ都府也「モントウア」及ヒ

此ニ商館ヲ據テ専ラ交易ヲ主ス人ニ從カテ天守教ヲ修ス按ニ西人ニ来リ遂ニ此地ヲ

新巧曆書曰此地距福島之經度九十一度二十分赤緯北十五度三十分領ス是歐邏巴洲ヨリ印度ニ来リ居ヲ構ルヲ始ナリ此頃ヨリ彼二國

ノ人此洲中ニ僑居シ漸ク印度人未嘗買ノ品物ヲ求テコレヨリ遙カニ

遠キ支那ニ至ル迄遍ク通商スル事トナセリ

初テ日本ヲ訪知開啓ノ説

曆數千五百四十二年 案本朝天文十年壬寅 波爾杜瓦爾舶支那ニ往

明嘉靖二十一年

案

洋中 按此時已支那ノ媽港ニ於テ專ラ交易ヲナセリ 二於テ風濤ノタメニ圖ラズ未ダ曾テ知サル日本

島ノ汀渚ニ漂ヒ多ク危難ヲ經テ終ニ「エウ」九州「ブンゴ」港ニ著ニ碇泊ス

案此處異言曰西蕃之来我方自波爾杜瓦爾國始天文十年辛丑秋七月舊有大海舶一隻五

豐後國神宮浦其所駕者二百八十人トアリ本説ト一年前也コレ實隆トスニ文化五年戊辰

二百六十七年前足利義時將軍 日本ノ傳紀ニ昔歐邏巴舶初テ「シツク」四國

時代也其狀ヲ望ム共志ス尤遠シ ノ「アワ」波ニ来リ碇泊スコノ時初メ日本ニテ其船ヲ見ルト説ケリト云

何ノ書ニ出ルヤ其ノ説ヲキ 然レニ其説爰ニ取リ用ヒズ又一説ニハ其時ヨリ先

カト 印度ノ人始テ日本ヲ訪知スト云我亦之ヲ取ラズ 案ニ聖協アルハニ説トラス

見ユ 其後二年ヲ過テ彼船買商ノ貨物ヲ再ヒ豊後國ニ輸送ス

保案ニ「セオカラヒート」イフ地理説ノ書日本ノ篇曰曆數一千三

百年ノ頃歐邏巴ノ内勿擲奈垂國ノ「ルキ」スホウリユスト云モノ

シハ國人此契利斯背祖神ノ名所謂切交丹 汰散ヲ尊信シ容易ニ此門ニ頌

クベシト 案ニ靈憲和尚ノ著對治邪執論曰天文ノ末西蠻ノ商客船ヲ豐後國ニ寄ス中畧

ヨリ逸馬ノ渡リ天主教ヲ學シテ又日今ニ來ル者、恐ラクハ本説コノ人ナシカ其遼馬ト云モノハ誤テ

波爾杜尾爾人日本ニ居ラ定ム

カニ於テ波爾杜尾爾人其交易ト法教ヲ弘ムノニツラ主トシ漸ニ日本ニモ

高館ヲ建テ尤其業ヲ定メント欲ノ彼日本人ヲ先導トシテ波爾杜尾爾船

始テ日本ニ來ル其時若干法使ヲ伴ヒ來ル其中彼國波爾杜ノ貴戚フランシキ

スキヤヒリロウス 案是其法官ノ首長ナリ南浦文集所謂天文十二年癸卯薩州種子島ニ

見ヘ初テ鉄炮ヲ傳ヘハ此時ノナル者アリ其時日本未タ國ヲ鎖サス 異國往來禁マズ

諸侯亦今ノ如ク國王將ニ固ク從屬シ嚴ニ其命ヲ守ラスコヲ以テ

國人恣ニ外國ニ往來ノ或職業或商賈ヲ稱ヒ意ニ任セテ自由ヲ行フコレ

ニヨツテ異國人亦自在ニ法教ヲ弘ルニ足ル故彼等波爾杜日奉諸港

ニ來リ要處ヲ擇テ碇宿ス 案ニ所在上陸如意ナルヲイフ

○既ニ如此勢ナルヲ以テ波爾杜尾爾人自在ニ日本ニ來リ彼タ利得アル

物ヲコニ見テ之ヲ得ガ為ノミナラス九州ノ諸侯深ク彼等ヲ親受ノ之ヲ

客トシ宿ム蓋其國民ヲ治ルニ利用アル所ヲ以テ也故ニ波爾杜尾爾船

九州ニ至レバ其列侯ノ下民出迎テ之ヲ親シ且交易ヲナスニ彼此互ニ

利益アリテ漸ク増殖スコヲ以テ國內互ニ相争ヒ船至ル所ハ悦喜シ至

サル所ハ嫉妬ヲ生ス各相勵ミテ強テ彼船此ニ來ラテ勸ムモニ彼爰ニ來

レハ國人皆他ノ國人ノ來ルヨリハ殊ニ悦ニテ之ヲ勞フ勢ニ既ニ如此ナレハ士人等

其國中ノ貨物モ亦悉ク其好ムニ從テ容易ニ之ヲ得ルヲ喜案九州ノ港ニハ異國ノ交易
アルニ因テ國中ノ土產貨物 凡テ此國人新奇ヲ好ム故ニ或ハ此ノ異邦ノ奇品
自ラ一処ニ聚ルヲ以テナルヘシ
ハ誰カ初テ得タルトイヒ我得ル所ハ其ハ未タ得ガル也トイフヤウニ互ニ
其先後ヲ争フ其未タ國中ニ見サル物吾意ニ適ハ物品ノ要不用ヲ擇
メズ務メテ之ヲ買求ム

○僧官案當時平天連トヨフモノナルハ其法教ヲ以テ土俗ヲ教化セシガ為ノ此

國ニ來リ彼新法教名所トイフ法種ヲ植エ凡俗ヲ撫育

テ國人ヲ已レカ法教ニ歸セシメテ勤ムルヲ切ナリ是亦容易ニ交易ヲモ

次第ニ盛ニセント欲メナリ支那ノ媽港府廣州ノ一港ナリ此港ハ島ヲ香山縣ニ屬ス嘗テ波爾杜瓦爾人コニ

商館ヲ設ケ互市ヲ專ラニス西人新巧曆書曰此地距福島之經度 其所領ニテコニハ
百三十一度二十六分赤緯北二十二度一十二分四十四秒

甚タ近キニ因テ彼其処ノ住人ニ命ゾ政選巴州及ヒ應帝亞ノ貨物ヲ

多ク聚メテ此地ニ輸送セシム且彼國人波爾杜瓦爾人或ハ法徒等日本ニテ用

ユル所アレハ即其処ヨリ之ヲ呼ビ迎フ又當時以西把臣ニヤハシリペン諸

島ノ内「ニルハ府」案ニ「ニルハ」ハ呂宋島ノ内ナリ呂宋ハ「シリペン」諸島中ノ内大島

ニルハ案ニ「ニルハ」ハ呂宋島ノ内ナリ呂宋ハ「シリペン」諸島中ノ内大島

固ニ堅固ノ地ナリ支那ヘモコニ來リ共ニ住ス又「アルフ」スツフ佛官名ノ館アリ皆シリベ

同宗同情ノ國也コノ地モ日本ヨリ甚遠カラサルニ因テモニ事アラハ彼

等急ニ來テ救フヘキノ約アリ案ニ波爾杜瓦爾ノ地ハ以西把臣ニ屬ス隣國ニリ故ニ互ニ相救フベシ當時我國ニ來シ波爾杜瓦爾人トミアレ

以西把臣案ニ人モ且臥尾ハ既ニ印度ニテノ羅瑪意太里亞トモ云フカ若ク然リ案ニ

土地ノ富厚ヲ著庶ナルト教治ノ繁華隆盛ニ至ルヲイフナルニ言ハ波
杜瓦爾人從來羅馬商館ヲ置テ國人親睦ヲ恣ニ事行フ歟要亦此トシ如此東方ノ大都
通邑多クハ波爾杜瓦爾ノ政教ニ從フソノ本國ハ日本ト隔絶ナリトイヘ
其渡海ノ間人ヲ損傷スルコナクノ事足り容易ニ往來ノ頻ニ彼新法
教ヲ送レリ怪シムニ是ラス波爾杜瓦爾人一時ニ尊大幸福ヲ得ニイ
業ニ國ハ改羅巴洲ニ係レハ西蕃ト稱スニ當時南蠻ト
イフモノハ道ヲ呂宋阿媽港ヨリ致シタルナリ

○商賈等ハ專ラ歐羅巴及ヒ印度ノ諸貨物ヲ以テ交易ヲナス
其諸品ハ毛段絨片或材類或ハ山海ノ產物或ハ方藥其他自然
天工ノ廢物及ヒ人巧ノ貴重造器ノ類ヲ以テ是ヲ以テ日本ノ珍重
寶貨ニ換ヘ得ルコト極メテ多シ所謂淘金戸ノ金銀脉ヲ得ルモノニ
劣シキ也又ハバーテル案伴天連ノ法徒ハ深ク此國民ノ心ヲ得タリ心ヲ取

タルヲ蓋此國ノ人情素ト新法ヲ好ム故ニ彼溫柔軟語ヲ以テ
巧ニ「エシケリロウ」新法ノ教名教化ヲ施ス尤モ此法教ハ當時初メテ
傳ヘテ未タ嘗テ他方ヨリハ日本人ニ見ハシサル所ナリ其法或ハ
禮義貞正ノ教ヲ以テシ或精一ニ此法ヲ信スレハ他法ヲ假ラス
病者ハ其病ヲ痊シ貧者ハ福ヲ得ルコト必セリト説キ或ハ此教法
ノ莊嚴ノ式樣尤尊キ所以アリ等ノコトヲ示シ以テ之ヲ化導教
諭ス故ニ國人各悦ニテ之ヲ仰慕ノ聲依ス且又其餘兩國ノ人
日本ト波爾自然ニ親睦ヲナス所以アリ蓋其兩國氣候大抵同シク
杜瓦爾ナリ性情相接スルガ故ナリ緯度同マヲ以テ互ヒニ礼義ヲ務メ信實
ヲ盡シ親シク相交ルコトナレリ波爾杜瓦爾人爰ニ賈人貨物ヲ

者信ヲ失フテ尊敬スル者少カルベシト忍ニテコノ一法ヲ行ヒタリ案是猶近

時蝦夷地ニ新タニ建ル一寺ノ僧某結文ヲ夷方言ニ譯ヒコレヲ讀テ夷人ニ授ケ末尾ニナムアミダフナムアミダフツト唱ヘンヲシト云モノ、如クナルヘシ

○コレヨリノ彼法徒等漸ニ國人ト親シク交リテ此國ノ言語ヲ學ビ

而ノ自ラ其法ヲ教示シ其風ニ移ラシメント欲ス然ルニ其方畧ニ因テ

國人案外ニヨク速ニ進ミコレニ化セリ其歸スルモノ九州最モ多クノ數

フカラス中ニ就テ豊後ノ太宰案ニ大友及ヒ有馬某ノ島原主大村ノ

侯公然トノ甘ハ麾下ヲ契利斯督ノ法徒ニ與セシムルノミナ

ラス自ラ其法教ニ服シ海身ス千五百八十二年本邦天延十年明万曆十年ソノ

諸侯ノ親戚或ハ親友ヨリ法官ノ首長十三世ノ「ゲリロウス」案スルニ西書

「ホイス」曰「ゲリロウス」古ヘノ聖僧ナリ此僧歷教者ナリ一學校ヲ立テ衆人ヲ導ク故ニ死スル後コレヲ尊ニテ佛トシ今八年ニ祭日ヲ設ケテコレヲ祭ルト

ニ書簡及ヒ音物ヲ贈リ尤彼徒ニ隨身ノ身ノ安全ヲ願ハニガ為トシ幼ヨ

リ彼學校ニ入テ其教法ニ傾キ其使者ヲ遣ハセシ一條ハ「ツバニユス」人名

著ハス所ノ紀事ノ書ニ載テ詳也亦總テ羅瑪ノ佛書ニ見エタリ案ニ采覽異言曰天正

十二年甲申春豊後遣使往報其聘大使過疾死シ彼國美聞之西人說亦時大使携其幼子來羅瑪國以爲其徒大使之墓在山中於今猶存云云ノ說符合ス

○此神明ナル佛德ノ教ナリト信ヲ起スヲ以テ彼諸侯速ニ之ニ從服

シ且唐ニソノ麾下ノミナラス隣國ノ諸侯ニ至ル迄モ彼自ラ強テ之ヲ勸勉

ス譬ハハ強テ天ニ提奉スルガ如シ案ニ天主教其法ノ本所天ニガテ此法此ノ如ク

日本ニ滋蔓シ衆人ヲ教ヘ育ツルニ間ニ或ハ自得ニ遅ク速カニ傾カサル者

アリトイヘモ多クハ此法業ヲ甚タ速ニヨク自ラ得道ノ之ニ傾キテ水ノ下レル

ニ就カ如キモノアリ斯ノ如ク繁榮トナリハ譬言ハ「ツバニユス」案ニ采覽異言曰天正

前ニ詳ナリ

港及臥野等^{ハカラス}三^ニ豐年ヲ得タルカ如^シ案^案國人ノ從屬スルヲ嘉^{シテ}

○夫^カ添徒若^シ千ノ日本人ヲ教化スルヲ務^メタリ然^レモ最後ニ至^ツテハ

姑^ク勸^勉ヲ緩^メノ亦隨意ニ從來ノ佛法ニ從^ヒム蓋^シ上^ニ羅羅巴ノ^ハリ

備^ノ法ヲ植^ルニカ^ラ極^メ心ヲ用^{ユル}ヤ却^テ右ノ如^クセハ遂^ニ多^ク之^ニ化^シ

速^カニ頌^クヘシト考^ヘテコノ緩急ノ術ヲ用^ヒセ也且^レ既^レ西國^ニ波^ル杜

其言語能^ク相通スルヲ以^テ彼事ヲ巧^ニ說^テ曰^ク日本從來ノ佛法迂濶ニ

用^ヲナサズ且^レ其法徒亦獨^ニ立^ス可^ラサルヲ為^シ見^セシム^案我佛法^ノキリ^リア^ニ

コレニ因^テ國人益^ニ契^リ利^ヲ斯^ヲ督^ヲ教^ヲ法^ヲノ貴^キヲ見^テ之^ニ信^服ニ總國過

半彼^ニ歸^化スモ^レ此時^ニ當^テ卒^ニ然^トノ日本國王ヲ襲^ハハ其服セサル者^ニタ

悉^ク服^スベシ^案ハ^リテ^ル法徒^ニ事^ヲ我^ノ國^ヲ如^シ此^ノ諸官人^{ヨリ}下民^ニ至^ル迄多^ク

彼^ニ頌^テ新法^ノ徒群然^トン増殖スコ^ニ於^テ古來アル所ノ寺院ノ大^ニ變

イ^ニテ^ニ佛^ノ法^ヲイ^フノ僧徒^ノ大害^ヲ生^セシ爰^ニ於^テ世人^ノ頓^ニ心^ヲ著^テ

此^ノ佛法及^ヒ國政^ノ遂^ニ頌^テ廢^セシ^ヲ恐^レ亦國王^ニ案^案大閣^ヲ存^スナルベ^レ

年^ノ丁^亥春^ノ豐^國白^西巡^之日^ニ起^テ彼^ノ教^ノ師^ノ無^レ礼^ノ恥^ノ之^ニ出^境

ナ^スベ^シトイ^フハ防^カニ^ヲ推^シ慮^リ諸民^{コノ}契^リ利^ヲ斯^ヲ督^ヲ教^ヲ

法^ニ與^ヒ修^{スル}者^ヲア^ラハ死刑^ヲ以^テ之^ヲ處^スベ^シトコレヲ嚴禁^シ終^ニ

千^五百^八十六^年我^ノ國^ノ天^正十四^年丙^戌其^ノ禁^令ヲ出^ス國中^ニ論^告タ^ル此^ノ時

引^ノ後^ニ其^ノ禁^ヲ犯^スモノヲ死刑^ニ行^ナリ^案此^ノ嚴^ニ契^リ利^ヲ斯^ヲ督^ヲ教^ヲ

禁^シ改^メノ^レトストイ^ハ是^ニ卒^カニ^レ令^ニ應^セス^案人^ノコレ^ニ國民^ノ中^ノ中人^ノ

以下^ハ之^ヲ守^{ラス}メ公然^トメ彼^ニ與^シ中人^{以上}ハ恐^レ慎^トイ^ハ氏^密ニ

之ヲ修ス凡ク恐ルヘキハ愚民ノ決定一念ナリ其初ハ此「イデシ」法徒
ハ如是クニ厚ク信受セザリシ者ノ斯ニテモナリユヅバ也彼カ此弘法ノ
説ハ諸書ニ載ル所ナリ其中彼僧徒著ス所ノ未來記ノ書ニ曰
曆教千五百九十年^{天仁十}ニ當ツテ日本ノ士民二萬五百七十八人此契利^{キリ}
督法ノ為ニ死スヘシ然レド千五百九十二^{天仁十}年ノ兩年寺院ニ^{文福元年}
固ク法ヲ守ラハ一萬二千人ハ又新ニ此法ニ歸スベシトアリト也又聞ク
日本ノ實記ニ曰千六百十六年^{本朝元和二年}西^西フオーグド<sup>神祖御謚「フオーグド」
ニ尊長ノ義ナリ</sup>
彼國王ヒテヨリテ誅メ其位ヲ奪フト蓋シ其誅伐アリニ「ヒテヨリ」ハ
キリミテアルノ法ヲ修メ其麾下<sup>案ホ西外長
等ノイナルニ</sup>亦過半コレニ屬セシト
思ヒタレハ也

保案スルニ堅^{ケン}協^{ケツ}庶^{ショ}ハ我

神祖ノ秀頼ヲ誅セシハ秀頼吉利支丹ヲ修スルト思ヒシト見ユ
臆索ノ誤リ也且彼未來記ヲ引タルモ殆ント是等ト符合シタリ
ト思ヒテ日本實記ト云モノヲ引タルナルヘシ

○國人契利^{キリ}斯^ス督^{ドク}ニ歸シタル者共國禁ヲ犯ス章ニ因テ強ク刑
責セラルト雖モ佛ニ折言ヲ立シテ背カシテ恐レ且此法ヲ學フ
者ニ勵志ヲ起サレノ已レニ續テ刑ニ遇フ者ニ死ヲ恐レサラシメシガ
タノ確乎ト^{カス}敢テ逃ル事ヲナサズ却ラコレヲ好ニテ死スルヲ悦フ
如此ク此法教ニ與ミシ潔明果斷信實皈一ナルヲ見サレハ何ソ
快ク意ヲ此法ニ決メ多クコレニ傾ク者アラシヤ

波爾杜瓦爾人交易ノ形勢

其教化事姑々茲ニ説カズ却テ今交易通商ノ事ヲ説ク抑波爾
杜瓦爾ノ商賈輩ノ交易法教ノ教化共ニ増長ノ甚々盛也且ソノ
賈人等此國人ノ女ト婚娶スルニ其女大ニ有益ノ貨財ヲ贈リ來ル
案我國人ト交親ノ厚キヲ
明レ且彼等ニ益アルヲイフ ○歐邏巴及ヒ印度ノ藥物織綴其他美好ノ
貨物ヲ以テ此國ノ金貨ニ換ルテ最盛ナリシ時ハ每年船ニ去ル所
ノ金三百トン 案スルニ「ト」秤量ノ名ヲ大約四百貫目ニ當ルト「ボイス」書見
ニ過ク益ニ意ニ任セテ恣ニ諸貨物ヲ十分ニ舶來シ又コレヲ運送
シ去リシユナリ當時交易大ニ盛ニテ大舶ヲ以テカノ貨物ヲ轉輸セ
リ其交易漸ク衰フルニ及ニテハ惟小舶ヲ以テ來津セリ其始メハ

彼等豐後及ヒ平戸 肥前ノ港ニ來リテ大利ヲ營ス後長寄ニ移リ

異言曰波爾杜瓦爾來我西郡歲ニ不絶元龜元年庚午春至肥前國求五市置場於彼持海
口兼演其教洽今長寄港即此云此庚午ノ年ヨリ寛永十四年丁丑ニ至リ其徒盡ク放逐
セラレシノ間年數六十八年ナリ其ナリ長寄地方於今「ホルトガル」辭ノ遺リテ寛文帝詔トナ
リ「モ」多キヲ「モ」他州ニモ及ヒ「カッパ」ハウラテイラ、ニシテイカ、ヒリウフ類ナリ近藤氏
垂媽港紀畧ニ天文十二年種子島ニ舶來ノヨリ弘治永祿教年ノ間薩肥豐諸國ニ著船シ
交易ニ事ヨセ私カニ邪教ヲ弘メシト云レヨリ二十九年ヲ經テ元龜二年ノ長始メテ長寄港ニ
津セシ後ハ年毎ニ五七艘又十艘計モ來來リ漸ク僧寺ヲ建テ妖術ヲ行ヒ事繁覺ノ天正十
五年邪教ヲ嚴禁シ番寺ヲ燒キ伴天連ヲ逐ナホ交易ハカリハ許シテナル云々中畧 寛永十五年
向後南蠻人日本渡海一切嚴禁ノ上テテ在留ノ南蠻人等一人モ
殘テス歸國セシリ天文十二年ヨリハ大抵九十五年ニル

物ヲ舶來テ百金許ノ物ヲ輸送シカ（リ）テ損益ナシ 案利ナ 思フニソノ

交易全盛ナリシ時ヨリ其商法ヲ固ク守リテ絶ス二十年ヲ積ムカ

如キハ日本ヨリ媽港ニ輸送スル金銀財宝ノ積數カノ古書ニ謂ル

古ノ「サロモン王」 案スルニ此往古ノ如德亞國ノ王カ凡三千年以前ノ一國王ノ時其
「テ」財宝ニ富ルニ世ニ比ナシト故ニ是ヲ以テ喜家富ノ證トナス

城中ニアリシ金銀ニ適スヘシ乎今其交易ノ隆盛ナリシ時ヲ論スルハ
益ナキニ似タレ爰ニ其終ヲ云ハシカ爲ナリ波爾杜瓦爾人等日本ニ
往來スルノ末後ニ至テハ竟ニ交易大ニ衰微セリ然レモ千六百三十六
年案本朝寛永三年丙子大船四艘ヲ以テ銀二百三十五万タイル案ニタイルハ西書ボイス
ニ曰銀ノ量目ノ名ナリ
「タイル」ストイフルト云銀錢五十七ニ當ルト「ストイフル」重サ凡ソ二分弱ナリ之ヲ算スルニ「タイル」
ハ九十錢目當リ二百三十五万ニ通ソ二万三千五百貫目ナリ此汰ヲ以テ以下翻數ヲ記ス
ヲ媽港マカオハ輸送シタル此時波爾杜瓦爾ノ屬徒二百八十七人ヲ將井テ
歸リタル翌年ハ大船六艘ヲ以テ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三貫六百五十四錢分
又其次年ハ小船二艘ヲ以テ一萬二千五百九十貫二百三十錢三分ヲ輸シ
タルト予協彼等カ記録ヲ見ルニ夫ヨリ三四年前ハ小船一艘ヲ以
テ運輸シ船ニタル所ノ金四萬貫目ニ過タリト云ヘリ

保業スルニ此頃ノ銀ハ純銀ナリ惟彼等ノ利得多キヲ云ナリ白石翁ノ
寶貨事畧曰本朝金銀銅ノ外國ノ入リシ總數ヲ書列シ九ヶ條
ノ中慶長六年ノ夏外國ノ船我國ニ來リ始テ寛永元年ニテ
廿四年ノ間ハ九州ノ内イヅレノ浦ニモ心ノミニ船ヲ寄テ商買セシ
ナリ東國モ船ツキテ商買セシヲモアリサレハ此廿四年カ間諸國
ノ浦ニミテ外船商買セシ時取行キ所ノ金銀ノ數ハイクラト云フ
知ハカラズ又高買ノ外ニ寛永初年ヨリ前三四十年ノ間我國ニ
テ耶蘇ヤソノ法ヲ信受セシモ其國年毎ノ師ノモトハ贈リツカハシタル
禮物金銀イクラト云フヲ知ラズ云々其大數ヲ調ヘ置ナリ驚
嘆ニタタルヲナリ此ニ書載スル所ノ波爾杜瓦爾人阿媽港マカオ

取り行ハカリモ大造ノイナリ総數ヲ年數ニテ算用セハカル、
事ナル、シコノ金銀ヲ媽港へ運送セシハ前ニ云如ク本國ヨリ
此所へ官人ヲ遣ハシ置キ治ハセタトハ阿蘭陀ヨリ咬啮也
ヲ治ルヲノ如シ

波爾杜瓦爾人ノ衰廢

心アル日本人数回實ヲ以テ予^{聖協}ニ往事ヲ語テ曰前時波爾杜瓦
尔人ノ長シル者共ハ常ニ傲慢ノ態ヲナシノ下人ハ恣ニ利ヲ貪ルコ
レニ因テ國人大ニ之ヲ惡ミ遂ニ彼ノ勢衰微ニ至レリ又法官首長ハ
國人ノ心ヲ取り道ニ安セシムル<sup>案ニ國人ヲ彼法教
ニ導セシムルヲイフ</sup>ヲ標的トスルノミ
ナラス亦此國ニ金銀財寶ノ溢ルヲ以テ好欲ス殊ニ賈人等ハ根リ

ニ高利ヲ貪リ財宝ヲ得ルニ因テ新タニ「キリステン」ニ歸化シタルモノ
最後ニハ怨惡シ且驚怖ノ之ヲ見ルヲ甘ハモ厭フニ至ル

○彼等既ニ金銀貨財次第ニ増殖シ且弘ル所ノ法教モ速カニ進ミ
思フカ如ク成就シタルヲ以テ法使及ヒ賈人等益ニ大ニ傲慢ヲ為セリ
彼法官等契利斯屠^{名佛ノ}法制教令ニ従カフトキハ其尊卑ノ任ニ
應ノ長途ヲ行クト雖モ必シモ歩行ス是レ首長嘗テ立ル所ノ法令

ナリ然ルニ彼^ノ誓約ヲ背キ自ラ誇テ羅媽^ハ「ハロウス」カルチナ
^{共ニ法官ノ尊稱也業ニ彼法ハ原ト羅媽ヨリ出ツ}「ハロウス」カルチナ
^{ニ故ニ教主ノ位階官爵備ハルハロウスハ其官ヲ大僧トイフカ如クナルニシテ}
^{ナレシニ其次ノ}盛衰ヲナシ出行毎ニ華美ナル輿ニ乗レリ彼等自ラ
^{官爵トイフ}稱メ我ハ此國ノ貴人ノ位階ト等シト自ラ尊大ニスルノミナラス祖

宗ノ神威ヲ假テ傲慢殊ニ甚シク位我ヨリ貴キハナシトス案ニイフコトハ已レ我國ノ官長執政ヨリ尊シトス一日彼長官途中ニテ此國ノ執政都府ヘ往クニ遇フ然ルニ彼レカ驕慢ナルヤ此國法ノ如ク輿ヲ下リテ敬拜スルヲ恥テ其驕夫等ニ命ヲ與フ留メズ且下ルヲセズ優トシテ禮敬ナクイサカ顧ルヲモナサズ彼者ニ命ノ大ニコレヲ卑下セシメテ過キトイフニ至レリ如此彼レ粗暴輕慢ノフルヒヲナシテ國ノ執政ニ逆フ雖モ其執政ノ國侯溫柔ニシテ之ヲ咎メ制セズ怒ヲ忍ビテ過タリト是ニ因テ從來波爾杜瓦爾人ヲ恩惠シ眷憐シタル官人諸侯及ヒ彼ヲ信受尊敬シタル下民等モ之ヲ見聞シテ大ニコレヲ惡ミ敬服ノ素志ヲ失フトナレリ彼等自ラ害ヲ招クト云フベシ○其執政彼ガ無禮ノ甚キヲ怒リ

嚴刑ニ處セシト思ハレタリ執政ノ憤怒最モ理アリ彼カ驕慢無禮ニシテ自ラ恣ナル行ヒヲナスノ状ヲ以テ詳ニ國王ニ告ケ上訴ノ云ク王威ヲ以テ速カニ彼等ヲ制スベシト此事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本朝慶長ニアリ案スルニ元禄丙申ニ豐大閣ノ時ナル次來「キリス」テ「ノ事」ニ與カリシ者二十六人其宗法ノ磔刑ニ行ハル案ニ切支丹ノ法刑ハ磔ヲ以テシ磔柱ヲ以テ戒具トス聖書ニ十字架アルハ皆天守教ナル戒具ナリトツ故ニ磔刑ハスナキ彼法ノ刑ナリト云其中波爾杜瓦爾ノ法徒モ若干アリ其後契利斯督ノ法學ヲ主トシ此國從來ノ佛教ニ逆フ者ハ國法ノ如ク嚴刑ニ行フ○新タニ「キリス」チ「ア」ニ歸化セシ國人等志ヲ改メテ監官ニ告テ曰「案スルニ新法徒等其罪ヲ悔テ訟フルカ」吾等元「ト」イ「テン」我佛ノ法ヲ修セシ時ハ慎ミ守リテ聊カ我佛教ニ背イテ其對シ蒙ムルヲ恐レタリ然ルニ此「キリス」チ「ア」

ニノ教ニ歸ノヨリ頻リモ從來敬服セシ「ヘイデ」ヲ仇敵ノ如クシ彼
寺院佛像ヲ毀テ覆サシ事ヲ欲ニタリイモ其惡念ヲ翻スノ志ヲ
改ムル片ハ速カニ此邪法ヲ罰ニ退ケントス若シコレヲ避ズバ古來ノ
寺院檀越市街混亂ノ遂ニ没落ニ至ルニト他ノ未タ志ヲ改メズ
益々「キリスト」ニ與セシ者黨ヲナシテ此國ノ佛法ヲ失ヒ夫ノ法教ヲ
立ント欲スコレニ因テ明敏ノ國王大岡及ヒ後王神祖ニ怨ヲ含メセ
タリ後王ノ身ニ於テ恐レタルノ所以ハ益々世ニ新ナル契利キリスト智ノ
法徒萌シ出テ人ノ身ニ害スヘキヲ起ラシテ嘆ス是彼ヒテヨリ
自注曰大岡ノ一子ナリ終ニ
生命ト辭位ヲ奪ハル自ラ「キリスト」教ヲ修ムシテ其都下モ亦
多ク此ノ教ニ歸シタル後患ヲ見ワサセシ故也○大岡及ヒ後王

御諱神祖ノ天下ニ王タル者ハ父祖ノ遺德ニハアラズ各其カラ以テ得シ
モノ也自注曰大岡ハ寛勇ヲ以テ天下ニ王タリ
後王ハ智謀ヲ以テ天下ニ王タリニカルニ其國政ニ障礙スル者
出テ来リシヲ以テ國王戰恐ノ心ヲ安シセズ之ヲ除カント欲ノ道ニ關
隘ヲ設ケテ之ヲ防クソノ障礙ヲナス者ハ必彼教法ヲ弘ムル者ナリ
コレ此國古來ノ佛法ニ敵スコレニ因テ自ラ國民ニ途ニ分レ遂
ニ鬭争ヲ起スキ「明」ケシト是故ニ國王ノ禁令ヲ出シ其削札
第一ニ「キリスト」ノ教法ヲ禁ス從ワテ國王ヨリ諸侯及ヒ諸國
ノ刺史縣令ニ命ノ曰其屬下「キリスト」教ヲ修スルモノアラハ
或ハ仁惠ヲ以テ悅服セシメ或ハ強テコレヲ說解メ其學ヲ破ラシ
ノ再ヒ前法ニ歸セシムニト案ニ我佛法ニ後
セムルヲ云且波爾杜瓦ルノ文藝

ニ與カル令^{今ノ長等}彼法徒等此後來舶セサラムヘキノ嚴命ヲ奉
當時此國ニ在ル法官ニ命ヲ下メ曰徐等速カニ帰帆スヘト傳
ヘタリ王命重ケレハ須臾モコレヲ止メズ各國ノ諸侯及ヒ諸州
ノ刺史縣令等モ急ラス信受シ下民ヲ契利斯督ノ誓ヲ
背約シ再ヒ復テ「アフコト」^{我休}修セシメントスルフトナリ又然
ルニ波余杜瓦爾及ヒ以西把尼巫人<sup>輩ニ以西把尼巫人東都スルヲ前文中録
スルニ及ヒ其後章ニニ併セ見ルニ</sup>
ハ恐レテ速クニ歸タルヲナサス尚私カニ其法教ヲ弘メニテ欲
國中ニ潜居セントスレバ其嚴厲身ヲ容ルニ術ナク遂ニソノ
「ゲイヅル」^{國王}ノ命令ニ從カフテ此國ヲ退キタル是ニ於テ彼等
十数年ノ功業一時ニ亡ヒタリ<sup>案ニ此時放逐セラル者ハ彼法徒ノミナ
商人等ハ尚我國ニ留ル其事後ニ詳ナリ</sup>

○呂宋島^{ルソン}「ニル」府^{前ニ}

^出

尹長ハ即チ教主僧官也^{以西把尼巫人}

尾爾人此國ニ在留ノ間日本ノ「ゲイヅル」ニ呂宋ヨリ使者及ヒ教師ヲ

送レリ

<sup>案宋覽異言曰伊斯把尼巫國慶長之初始通此自是其來
不絕其後官禁沮之以其秘天教之徒而來也</sup>

其者等此ニ

來リ爾來ハ公然トメ京都ノ市街ニ住居シ或ハ所在寺院ヲ建立シ

國王ノ令ヲ犯メ國人ヲ強テ其法ニ傾ケシメントス如此惟弘法ノ

ヲヲ勸勉スルヲ切テ他ノ常行ハ大ニ疎慢ナリ凡佛ハ禮讓ヲ以

テ教ヲ立ルヲ主トス然ルニ彼等ハ他方ニ來リテ如此其國王ノ命

令ヲ背キ禁ヲ犯シ已ニ此國ヲ亂サントスコレニ因テ畢竟彼等

カ身ヲヒスノミナラス大ニ本宗トスル所ノ契利斯督ノ法教ヲ

辱シメ汚名ヲ海外ニ遺シ終リニ數千人ノ新法徒ヲ殺サシムルニ

至レリ噫此凶賊ノ邪行我未ク曾テ聞カサル所豈憎ムキノ甚ニキニ
アラスヤ其後二十年ヲ過テ其宗徒悉ク断絶セラレ且利益アル
交易ヲ失ハリ此ニ乘船スルハ百年ニ亡ヒタリ此後國人永ク之
ヲ禁メ入レズ退テコレヲ意フニ其初メ國王如此悉ク波爾杜瓦人
ヲ擯ケ出スノ意アラサルニ蓋「ケイウル大閤」其性急ニ彼僧官
ノ無禮ニ怒ヲ發メ一タヒ二十日ヲ期セスメ國ヲ退去スヘシト命ス
ルハ有シト也然ルニ暫クアリテ後ニ心和ラキ人ノ諫ヲ待スモ自ラ
復タ忽テ怒ヲ止メ剩サヘ京師ノ近傍ヘ其寺院ヲ建立スルヲモ
免スニ至ル但彼僧官ノ罪ヲ犯スアハコレヲ糾スハ國人ノ罪ヲ
糾スヨリ嚴ナリ且後王神モ亦強テ彼等ヲ悉ク追放シ心ナカ

リシカナレバ爾後ハ國人皆波爾杜瓦人輸シ來ル所ノ美好絶品ノ
貨物トイヘバ漫リニ競ヒ好ミ強テ執獲ルヲ欲セサルヲナレリ案我國人ノ志ヲ改メシ潔白ヲ稱スル意アリ

○前ニ説ク所ノ契利斯督法度ノ騷動漸ク治テ後國人等ソノ
僅ニ殘ル所ノ波爾杜瓦爾及以西把尼野ノ商人等ヲ專ラ愛セリ
蓋シ彼等ハ法教ノ事ニ関カラサルヲ以テ永ク彼ト交易ヲ為シ
ト欲メ也前ノ天正十五年ノ注ト併セ見ルベシ因之今和蘭人住スル所ノ長寄ノ港中
出島ニ商館ヲ建テ之ニ居ラシム其後幾何クナラズ不善ヲ顯
ハセリ蓋彼輩出島ニ留止スル所ノ商人等ノ内並ニ其他ニモ尚キリステシノ
殘黨アルヲ見出シ國王諸侯ニ命シ自注曰此諸侯ハバイテンヲ依スル人ナリ人ヲ

捕ヘシテ速カニ之ヲ刑ニ行ヒタリ而シテ直ニ命ノ曰以來「キリスティ」ノ殘黨アルヲ見ハ速カニ國外へ擯ケ出スニト此來由詳ニ左ニ是ヲ説ク
左ニ波ル杜瓦爾人
追放ノ原由ヲトク

○和蘭人嘗テ好ミ欲スルモノハ既ニ波ル杜瓦爾人ノ東方印度諸

侯政羅巴洲ヨリ
東方諸國ヲ指スニ於テ利益アル交易ヲナスヲ羨ム故ニ本國ヨリ

遠遠隔絶萬里ノ東印度ニ航海シワレ亦廣ク交易ヲナシ

ト思ヒ曆數九千六百年ノ頃初メテ日本平戸ニ來リ願望相達

シ遂ニ此處ニ商館ヲ設ケ此國王ヨリ自由ニ交易ヲナス為ノ信

牌ヲ得テ盛ニ交易ヲナス事トナリ又案長寄志云阿蘭陀人慶長十
三年ヨリ平戸ニ渡海シテ寛永

十八年ニテ三十四年ノ間平戸ニ相對次第ニ留ノ事モ任セシテ妻等ヲ持
所屋自由徘徊スニ同十六年其種子ヲ咬嚼セハ追放同十八年長寄出島ニ移シ

サレ其時カヒタセハ「シスルヲリヤアニー」云

案書中ニ千六百十一年己本朝慶長十六年ニ當ル然ルニ慶長十四年ニ
タル年曆ハ誤リ也本朝記録ニモ慶長十四年ニ

阿蘭陀ニ御朱印下シ置
レニテ見エタリ

御諱神祖ヨリ和蘭加比丹「ヤーマッパス」人ニ信牌ヲ賜フノ人從來

ヤーマッパス稱スルモノハ此ヤーマッパスベグス
トイフ名ノ轉聲ナルカ又其後千六百十七年元和三
年丁巳加

比丹「ニテリキフロウエル」人ノ願ニ因テ再ヒ

御諱台徳
大君ヨリ信牌ヲ賜フト云慶長十三年ヨリ文化五年
ニテ二百一年トナル

コノ時ニ當デ尚ヲ和蘭人ノ交易盛ナルヘキノ先兆アリソノ頃波爾杜

瓦爾ト以西把屋垂トノ間不快ノ事起リテ既ニ鬭争アリ東海印度

我國ヲモ終テイフ地方ノ領所ニモ及ヘリ故ニ波爾杜瓦爾ノ交易頗ル怠慢セ

リコレニ因テ和蘭人等此處ニ乗メ波尔杜瓦ル人ヲ退ケソノ交易ヲ
廢セシメ其所ヲ奪ハントス然レモ十分ニ之ヲ為シ行フヲ能ハズ此
ニ於テ又已レカ行ヒラニ日本國人ニ實潔白ナル事ヲ見セシメテ
愛憫セラシム事ヲ欲ス又波尔杜瓦爾人ハ奸計ヲ用ヒテ和蘭人ヲ誑
言コレヲ退ケントノ訴テ曰彼等ハ原ト海賊ニシテ毎ニ我國人ニ仇ス
且彼國ハ萬邦第一ノ邪國倭奸ニシテ禮ヲ知ラサルモノ也ト惡ミタリ和
蘭人之ヲ聞トイハレ溫柔ニシテ敢テ怒ヲ發セスコレ波尔杜瓦爾人等如
此ク我ヲ閑メ已獨リソノ利ヲ專ニセント欲スル者ナリト告タリ予思フニ
和蘭人等嘗テ密ニ波尔杜瓦爾人ノ謀計ヲ觀ヒシイアリステニ彼等カ
ソノ惡事露顯セリコレハ「カーフテグーテホーフ」案ニ亞非利州ノ南岬
所喜望峯ト譯スル地名ノ近

海ニ於テ波尔杜瓦爾船本國ニ歸ルニ遇テソノ船中波尔杜瓦
ルノ船中一通ノ書
簡ヲ得タリコレ即チ日本在留ノ「カヒティン」官名即「モロ」
人名自注曰「モロ」
ハ日本ニ在留ノ
波尔杜瓦爾人ノ首長ニシテ生レテ專ラ
「ギリステン」ノヨク教養ヲ修ス
其國王ニ贈ル所ノ隱謀ノ密書也
彼之ヲ得テ即チ平戸侯ニ贈テ之ヲ訟フ案ニ長寄志曰阿蘭陀忠節中ニ侯
事一元和ノ頃ナリ洋中ニテ唐船
造リノ船ニ行途ニ此船上ニ塚ノ常備組ノ者日本ヨリ呂宋為商賈相渡歸朝ノ船ニオシ寄
船中ヲ見レハ伴天連三人カクニ置依之オラシタ無覺束思ヒ彼船ヲ平戸ヘ引來リ松浦ヘ
訴フ壹州ヨリ長寄奉行長谷川氏ニ送ル奉約平戸ニ渡リ伴天連并船中ノ者拷問
スルニ審テ白狀セサル處ニ船中ニ南蛮通辭森助右衛門トイフモ南蛮文字心得タルニ依
テ讀セ候處南蛮ノ伴天連共方ヨリ日本ニ隱ニ置矣切支丹宗門ノ者中ニ遣ハス書出ツ又
切支丹宗門ニ傾ク者過半於有之ハ可注進日本ニ勢ヲ起カシムヘナト有之ニ下墨奉流
ト合
侯又直ニ長寄ノ令自注曰長寄ノ官長ヲ專ラ外國ノニ告シ彼「カビテ
事ヲ掌ル亦波尔杜瓦爾ノ親友ナリ
インモロ此事ヲ聞トイハレ尚コレヲ恥トシ恐レズコレ和蘭人等ノ奸謀
ナリト云フ長寄ニ居留スル所ノ波尔杜瓦爾等モ亦皆之ヲ詐リトメ

已レカ密謀ヲハ秘ノ真ヲ顯カス長寄ノ令ハナホ彼ヲ憐レシテイカニ
ナリニ彼カ汗名ヲ雪カニシトス案合ハモト波爾杜瓦爾人ト親友ノ誼アルニエシテ彼ヲ救フスハトス然ルニ
彼書簡ノ證アルヲ以テ之ヲ都府江ニ贈リテ其罪已ニ極ニ終ニ
火刑ニ行ハル此書簡ニテ彼等カ隱謀悉ク顯ハレタリ其文中ニ波
爾杜瓦爾人等曰本人「キリスト」ニ徒ト心ヲ合ハセテ此國王ノ生命ヲ
絶テ爵位ヲ奪ヒ總國ヲ併吞スヘキノ謀ヲ專ラニスト也未タ船及
ヒ軍士足ラサルニ因テ速ニ本國ヨリ出シ送ヘキ催促之事又日本諸
侯ノ姓名アリ蓋シコレ波爾杜瓦爾ノ反逆ニ與スル者也○如此カレカ
隱謀ノ露ハレタルハ和蘭人ノ成セル也又ソノ後亦彼加比丹「モ」ロヨリ
媽港ノ領主波爾杜瓦爾人ナリニモ贈ル所ノ隱謀ノ書簡ヲ日本船之ヲ奪ヒ

テ訟フルニ因テ彼等カ叛逆益明ラカニ其罪ヲ定ムルトナレリ
既ニ其事露ハレタリハ都民波爾杜瓦爾人ニ仇ヲ含ミテ尊仰ヲ失
フト雖モ未タ十分ノ没落ニ至ラス波爾杜瓦爾人等モ尚イニタ
其教汰保タルベシトノ王ノ嚴命ヲ背テ相續テ密カニ多クノ僧
官ヲ送レリ然レモ終ニ其事アラレテ一千六百三十七年本朝寛永十四年
年丁丑ニ當ル案ニ左ノ禁ルニ寛永十三年トス於ラクハ後三十七年トスニ誤ナシ
國王ヨリ其禁令ヲ出ス執政之
ヲ長寄ノ令ニ傳ヘテ異國人及ヒ此國ニ於テ生ル、彼等カ子孫迄
悉ク國外ニ擯ケ出スヘト命ス案長寄志曰寛永十三年長寄ニ在ル南蠻人種子被逐諸議二百八十七人アリカワニ流罪被仰付
奉行神原飛騨守馬場三郎左衛門云々於是爾後永ク國ヲ鎖セリ其時異國人恣ニ
此國ニ來ルヲ禁制シ國人モ亦王命ニ非レハ安リニ外國ニ往クヲシ

禁スルノ法令ヲ出ス

長寄志曰昔ハ異國渡海ノ事御構ナカリシカ文祿元年秀吉公御朱印アリ天竺地方へ渡海赦免ル後神祖台徳富御朱印

令頂戴寛永十一年ニテ四十二年異國へ乗渡同十二年亥

國中ニ告知セシカ爲メ

其禁牌ヲ

「サカキハワラヒンダノカ」

案榭原ニ與フ彼又之ヲ「バサブラ

イセイモ

案馬場三郎左衛門也共ニ長寄ノ令也當時飛彈守ハ東都ニ在テ三郎左衛門ハ寄場ニアリシカ

ニ傳フ其

文ニ曰

自注曰此外條目多クアリト雖バ之ヲ失セリ
タハ予カ記憶ノ一ニラ記スルノミ

一 大船小船ニ限ラス國人私ニ外國へ往来スベカラス若此禁ヲ犯

ス者アラハ死刑スベシ但其船及ヒ船中ノ貨物ハ共ニ官ニ取

入ノ他日又命スベシ

一 総テ日本ハ外國ヨリ歸リ来ル者ヲ見ハ死刑ニ行フベシ

一 総テ切支丹ノ法徒ヲ搜ヒ求メテ告訟ル者アラハ其賞銀四百枚

ヨリ五百枚ニ至ル但其發告ノ次第ニ應ノ賞高下アラン

自注曰一枚
ニ千貫目ニアル

一 総テ「キリス」教ヲ修スル者或ハコレカ爲ニ名ヲ辱カシムル者ハ先

囚獄スベシ

一 総テ波爾杜瓦ル人ノ眷屬ヲ見ハ其母子共ニ法ノ如ク媽港

支那廣東ニ遠謫スベシ
ノ港

一 外國へ遠謫セラレシ者ト書簡往復ヲナス者アラハ其親

屬及ヒ與ニ之ヲ謀リシ者ニ至ル迄悉ク死刑スベシ

一 貴賤ヲ論ゼズ異國人ト交易スベカラス

寛永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右禁牒ニ名アリ「カワカヤガニツケノカ」

酒井讀

「デイノヲエノカ」土井大

「カンカノカ」

加賀守ナリ日記ヲ案スルニ姓堀田ナリ堅協庶姓ヲ失セシナラン

「ミチユンデイロイニセモカ」松平伊

「アボノボンゴノカ」

阿部豊後守

保案頃長寄志ニ載ル所ノ左ノ令書ヲ得テ本説ト校スルニ全ク相似タリ但本文七ヶ条ノ三ノ十二條ヲ餘ス顧フニ其頃譯ヲ傳フル者彼地方ニ係ル事ニミヲ告タルナルヘシ今コレヲ再譯スレハ全ク原文ノ如シヤ、差異アリトイヘ其大意ヲ失ハスヨクソノ意義義通ニタリト云ヘシ今原文ヲ得タルヲ以テ左ニ附ノコレヲ證ス

寛永十三子年被 仰出御條目寫 十九條

一 異國（日本ノ船遣侯儀堅停止事

一 日本ノ異國（不可遣侯若忍侯而乘渡侯者於有之ハ其身ハ

死罪其船并船主共留置可言上事

一 異國（渡住宅仕日本人來侯ハ死罪可申付侯事

一 切支丹宗旨有之所ハ從兩人可被遂穿鑿事

一 切支丹訴人褒美之事

伴天連ノ訴人ニハ其品ヨリ或ハ銀三百枚或ハ二百枚タルニ其

外ハ此以前ノ如ク相計可被申付事

一 異國船申分有之而江戸ニ言上候間番船之事如此以前大

村江可申越事

一 伴天連添弘候南蛮人其外惡名之者有之時ハ如前ニ大村籠

江可入置候事。

一 伴天連之義船中ノ改ヲ入念可申付事

一 南蠻人子孫日本ニ不殘置樣堅可申付事若令違背殘置候族於有之者其者ハ死罪一類之者科輕重ニヨリ可被申付事

一 南蠻人長寄ニ於テ持候子并右ノ子共ノ内養子ニ仕族ノ父母等悉ク雖為死罪身命助ケ南蠻人江被遣候間自然彼者共ノ内重子テ日本ニ來欵又ハ書通ノ通於有之本人ハ勿論死罪親類以下ハ隨科ノ輕重可申付事

一 諸色一所ニ買取義停止之事

一 武士之面ニ於長寄異國船ノ荷物唐人前ヨリ直買取義停止之事

一 異國船荷物ノ書立江戸江注進賣買可申付事

一 異國船ニ積來矣白糸直段ヲ立候者不殘五ヶ所其外書付之處割付可遣事

一 絲之外諸色ノ義絲ノ直段極候而之上相對次第商買可仕但唐船ハ小船ノ事候間見計可申付事

附荷物之代銀直段立候而之上為廿日切事

一 異國船戻候九月廿日切若置來ル船ハ着候而五十日切但唐船ハ見計ヒカリヨリ少シ跡ニ出船可申付事

一 異國船賣殘ノ荷物預置義モ又預置義モ停止事

一 五ヶ所惣代之者長寄参着ノ義可為七月廿日夫レ遅シ

参候者ハ割付オロシ可申事

一 平戸^江着候船モ長寄ニテ直段立候ハ又以前賣買停止事

以上

加賀守

豊後守

伊豆守

寛永十三年五月廿九日

讃岐守

大炊頭

榊原飛彈守殿

馬場三郎左衛門殿

○長寄ノ令右ノ嚴命ヲ奉メ急ラス波爾杜瓦爾人ヲテ其命ニ服
從セシメ國ヲ擯ケ出サントス然ルニ彼商人ノ首長ハ尚務メテ自今

二年ノ間ハ此出島

自注曰此島長寄ノ港中ニ在ラ市街ヨリ遠カラズ橋ヲ以テ往來
ス千六百三十五年〇注寛永十二年〇初メテ之ヲ築ク四方ニ柵

ヲ設ケ堅固ノ門アリテ鋪舎ヲ守ル而波爾杜瓦爾人ヲ度ニ移メ交易ヲ定ム蓋安リニ國人ノ
交リヲ遠サケシカ為也宛カモ罪人ノ如ク此島ニ鎖ス〇葉長寄志曰寛永十三年南蠻人町屋
三偏ヲ仕徘徊セルヲ停止トナリ出島ヲ築立柵シテ圍レ出島ニテ商買ス子ヨリ丑寅ニ留メ
三年ノ間尚賣買年帰帆ノ節太田備中守ヲ差下ニ向後渡海ノヲ停止ス

リテ交易ヲ為スヲ免サント欲ス彼等此交易ノ道ヲ失フヲ悔ムヲ

將ニ生命ヲハントスルカ如シ然レモ彼等カ願望竟ニ整フズ國王自

ラ命ノ既ニ彼等ヲ擯ケシムルニ至レリ彼咬啣^{カフカフ}吧^バノ商館ニ在ル処ノ和蘭

人ノ首長此國王ニ約メ曰以後吾等務メテ從來波爾杜瓦爾人ノ船載
セシトノ貨物ハ悉ク運送メ日本ノ國用ニ備フシト王嚴ニ之ヲ制メ曰
波爾杜瓦爾及ヒ以西把屋垂人ハ既ニ我國ヲ騷動セシ國敵ナリ因テ
コレニテ彼等運送セシ彼國產ノ貨物ハ必ス齎ルヲ勿レ惟以西
把屋垂酒今之ヲ蒲萄酒トイフ都府ニ於テ專ラ用ユル物ナレハ是ノ三持來
ルベシト也總テ前ニ說所ノ次第ヲ以テ終ニ一千六百三十九年本朝
寛永
十六年
己卯ノ後ハ波爾杜瓦爾人等悉ク追放セラル

波爾杜瓦爾人再ヒ船來

彼等波爾杜
瓦爾人此期ニ至ル迄既ニ多クノ艱難ヲナシ大ニ損ヒセシト雖モ
尚此交易ヲ再ヒ興スヘキ志アリテ一千六百四十年本朝
寛永
七年
庚辰媽

港ノ領主波爾杜
瓦爾人二人ノ使者ヲ此國王ニ贈ル使者即チ從者七十三人ヲ
將テ其船將ニ長寄ノ港ニ入ニトスル時國人已ニ前條ノ王命ヲ
守テ直ニ其船ヲ圍ニテ之ヲ奪ヒ悉ク其人ヲ囚フ彼等爰ニ來ル
交易ノ故ニ非サルヲ國人ニ明サシカ為メ商貨ヲ輸ニ來ラストイ
氏國人之ヲ許サズ直ニ急脚子ヲ走セテ此事ヲ都府江都
ヲ云告メ因
テ王吏ニ命メ曰其波爾杜瓦爾人ノ内下人十二人ヲ殘メ其餘悉ク誅
戮スヘシ其十二人者蓋シ媽港ニ送リ歸メ此時國王ヨリ十二人ノモノト共
ニ猛威強勇ノ使者ヲ贈レリ其命メ曰假令波爾杜瓦爾ノ國王戰
契リ斯督ノ佛タリト雖モ我國禁ヲ犯メ來ラハ前段ノ如ク行フベシ
ト然ルニ其船媽港ニ到ラス竟ニ其行處ヲ知ラス理リナル哉ソノ

船中ニ舵師ナク且水ヲ習フ者少キニ因テ海中ニ破船セシト見タリ
又其十二人ノ外此國ニ留ル者國法ニ從テ一人毎ニ劊卒一人ヲ附テ悉ク
一時ニ斬首セラル

以西把尼亞船呂宋島ヨリ再ニ日本ニ來ル

予其頃ノ長寄人著ス所ノ書ヲ見ルニ又恐ルキノ一條アリ前條
ノ波爾杜瓦爾人滅亡ノ二三年前按スルニ前ト云モノ恐ラクハ誤ナラシ蓋シ
滅亡ト云ハ彼等寛永十七年再ニ來リテ
罪セラレシラ云儘カニソノ前年悉ク追放セラレテ國領閉セリト然レハ下ノ如キ大變アルノ
間際ナシ且波爾杜瓦爾人ハ原ト以西把尼亞ニ屬シ同志ノ使ナリ何ソ彼等在田中ニコノ變
アリテ事被ニ及ハサル事アラヤ然レハ爰ニ以西把尼亞船「ヒリ」呂宋
ヨリ日本
前トイフモ疑ハシナホ考フヘシ
ニ來リ長寄ノ港中ニ於テ竟ニ國人ノ為ノニ船中ノ諸貨物ヲ
沈メラレ人ハ悉ク討殺サレ或ハ溺死セシフノ一條アリ今之ヲ

取テ此ニアグ但此事和蘭人其頃平戸商館ノ記録ニ見エズト
イハレ其説信スルニ足レリ疑フベカラス則チ次條ノ如シ

日本

○カスチリアー自注曰日本人以西把尼亞人ヲ指シテ云フ私ニ按ニキリシタニトイフ
カ從來我國ニテ天主教ヲ切支丹ト稱スレハナリ彼ハ「カ」レストトト
其後「リ」キリシチアーニ「イ」フヨシ各條切支丹ト訳スルモノコレ也切支丹ヲ再ニ誤「ミ」ルハ
傳ヘテ「カ」スチリアーニ「イ」フヨシト思ヒミカ明人ハ都利斯督ト訳セリ

呂宋島ノ内府名以西把尼亞ノ邊ニ於テ日本船ヲ襲ヒ奪テ其人ヲノ
領ナリ前ニ詳ラナリ

悉ク溺死セシム此事速カニ國王ニ聞ユ王之ヲ聞テ大ニ怒ワテ
モシ以西把尼亞船ヲ見ハ其仇ヲ報セント欲ス凡其一年ノ後
以西把尼亞ノ三層船按歐羅巴ノ大船ハ底深クシテ櫓板ヲ以テ是ヲ隔テ三層或ハ
四層ノ屋蓋トス一層毎ニ櫓板ニ窓孔アリテコレヨリ出入スト三層
アルハ大「ヒリ」イニ島ヨリ長寄ノ港ニ來リテ下破タ長寄ノ令急
船ナリ

ニ此事ヲ都府ニ告グ王之ヲ聞テ直ニ有馬侯ニ命

ノ曰其人物貨物ヲ船ト共ニ焼失スヘシト然ルニ長寄住人ノ
内彼ヲ親好スル者アリテ王命ノ来ル前三日ニ其謀ヲ傳聞ト
密ニ彼ニ通シテ曰師將ニ至ラント速カニ此処ヲ避ケヨト彼等之ヲ聞テ
一夕ハ驚クト雖モ初メ尚利欲ヲ思フテ晝夜多忙偏ニ此國ノ貨物
金銀^{ヲカ}其船中ニ運ビ入レ事調テ後直チニ船ヲ發セントスルニ運命尽
不幸ニ逆風至リ遂ニコノヲ逃ルヘ能ハス是ニ因テ只專ラ防戦
ノ備ヲナセリ然ルニ有馬侯王命ヲ奉ノ兵ヲ率ヒテ大小船數艘ニ
軍配シ急ニ来テ乍チ以西把尼垂船ヲ圍ム彼等已ニ堅固ニ圍ミ
レ且逆風ニ妨ケラレテ逃レ去ルヘ能ハス進退爰ニ極ミル因テ以爲
ラク不若日本ト血戰ノ死ヲ共ニセント決定ス日本ハ速ニ彼ヲ燒夷

セントスルニ其コレヲ破ルノ趣向容易ナラスコノニ於テ侯自ラ務メテ
軍士ヲ厲ミサシカ爲メ誓テ曰進ニテ彼船ニ乗移リテ勇戦スル
モノアラハ褒賞望ニ任セント然レモ尚恐レテ誰一人進ム者ナシ之ニ
因テ侯自ラ先タチ躍リテ以西把尼垂船ニ移ル軍卒等之ヲ見テ
續テ皆彼船ノ屋上ニ駕リ移ル因テ以西把尼垂人悉ク次層ニ下
リ其窓ヲ閉ツ公以爲ク彼等如此下層ニ避ケシハ謀策アルナラ
尚ヲ軍士ヲ増加ヘテ是ヲ討ントテ之ヲ命セシカ爲メ復タ躍リテ本船
ニ歸ルニ危イカナ瞬時ナラスノ以西把尼垂人自ラ其檻板ノ下ニ
在ル所ノ火藥ニ火ヲ點セシニ乍チ火發ノ屋上ニアル所ノ軍士
兵卒等其屋上ト共ニ悉ク空ニ飛テ身碎ケ散ス侯大ニ

怒テ新タ士卒ヲ聚メテ彼船ニ移ラシムルニ彼等亦第三層ニ下
リテ其窓ヲ開テ火藥ヲ放テ焼討リ初メノ如シ此ノ如クスル
三タヒニノ三層ノ檻板悉ク焼失セリ而メ疾竟ニ猛卒ヲ出シテ
以西把尼垂人ヲ悉ク焼夷セリ此數回ノ戦ニテ未タ以西把尼垂人ニ
手ノ及ハサル前既ニ日本人ノ傷痕ノ者及死人ヲ以テ此港ヲ埋
メリ傷痕及死人ノ多キヲ形容ス此戦已ニ六時案西洋ハ一晝夜ヲ廿四時ニ分ツ故ニ六時ハ我ニ三時ニ當ルニ及ニ
テ波等ハ日本人人ノ戦死凡三千ニ過タリ彼船其処ニ沈ミテ
多クノ貨物ヲ失フ一説ニ其失フ所ノ銀凡三千匁自注曰日本ノ記録此ニ止ル
予^レ聞ク其後數年ヲ歷テ尚其港ヨリ若干ノ銀ヲ搜シ
出セリト

山上ニ哨堡ヲ設ク

日本人等屢ニ潛リ匿ル所ノ波糸社瓦礫ノ法徒ヲ奏古
ノ悉ク追放メ國ヲ一掃ス彼等其所ヲ得スノ竟ニ支那ニ行
ケリ支那國王之^レ憐ミテ重ク之ヲ用ユ日本人只彼ヲ妨ク
ルコトヲ要メ所ノ高山ノ頂ニ夜燈及ヒ哨堡ヲ建テ番卒ヲ
メ之ヲ守ラシム今ニ於テ尚存ス若シ歐邏巴船數艘連リテ日
本ニ向テ來ルヲ見ル時ハ作テ放火シテ告知ラサシカ為メ常ニ
薪ヲ積テ之ヲ備フ若シ一ヶ處ニ此號火ヲ見ル時ハ漸ニ処
ノ山上ニ遙號シテ二十四一晝夜ヲ過ズシテ江戸ニ通ス都府江戸ニ
ハ之ヲ知テ速カニ備フナス也此時以テ預防ノ法初テ定メリ今ニ

至ルニテ放火ノ陣屋ニテ告ケテ外國ヲ禦クノ備トス
案長寄志野母遠見番并長寄放火山初番人之事

一寛永十五年戊寅年三月奉行榊原飛彈守馬場三郎

左衛門支配ノ節松平伊豆守三月島原歸陣之節長寄

江立寄湊ニ要害巡見コレアリ若シ異國ノ雜船入津ノ

刺湊ノ外ヨリ見届令注進又ハ不慮ノ節烽火ヲ立テ

江戸ニテ段々火ヲ移シ相シラスヘキ場所ヲ見分テ遂ク

ヘシ云ミ下畧本文コレト符ス

長寄志ニ
詳ナリ

附攷

長寄志卷之十三

慶長十三戊辰年 奉行長谷川左兵衛

一今年阿媽港ノ蜚船一艘長寄港ニ来着ス修理太夫於江
府聞之御暇ヲ願ヒ夜ヲ日ニ繼テ長寄ヘ到着セリ然ルニ修理
大夫領分ノ土民ニ邪宗門ノ者有テ此趣ヲ蜚人ニ内通セリ仍
蜚人共急キ財物諸具ヲ船ニ載セ出帆ノ支度ヲナス折節東北
追風ナレハ帆ヲ引上テ海上遙カニ駛リ出タリ修理大夫早速
兵船ニ取集リ追掛シニ大船ニ順風ヲ得テ殊更日暮ニ及ヒ
ナレハ可追付様モナク空ク打守リ居タル処ニ俄ニ西南ノ風ニ

吹替り彼蛮船沖ノ方ヨリ湊ノ方へ真逆ニ吹戻サレ香焼島
ノ外海ニ漂ヒ来リテ破ラ卸セリ船中用心稠シク火矢鐵炮
ヲ数多備ヘ置タレハ軌ク追付ヘキヤラモ無之是ニ依テ有馬氏
香焼島ノ内海ヨリ外海ニ數十間ノ地ヲ日夜ニ堀通シ小船
ニ燒草ヲ多ク積載セ蛮船ノ繫リ居タル後ヨリ急ニ漕付ケ
火ヲ放チケレハ彼蛮船ニ燃付テ防クヘキ術モナク一船悉ク
燒込シ蛮人共殘ラス溺死セリ修理大夫思ヒノ終ニ仇ヲ
報ノ帰城セリ

或說ニ蛮船吹戻サレシ時修理大夫自身彼船ニ乗リ移リ
蛮人共ヲ過半討捨ラレシニ船中騷乱誤テ塩硝ノ器ニ火

移テ一船ナチ破裂シ船中ノ者不殘燒死セリ修理大夫ハ
船具ニ取付漸ク我々本船ニ乗移リ危キ命ヲ適レ歸レリト
云ミ

評曰船中用心稠シク火矢鐵炮ヲ備ヘ置カバ容易ニ蛮船ニ
乗移ルハ甚難カルヘキ事也殊更塩硝ニ火移テ一船破裂シ
蛮人悉ク燒死スル程ナラハ修理大夫人數モ安穩ニ歸ルヘキノ理
コレナレ此說尤信用シ難シ於今其節堀切ニ跡アリ

前說コノ記録ノ事ナルヘシ以西把尼亞トイフモノ阿媽港ニ作
ル固ヨリ同類ノ者タルヘシ波余杜瓦爾滅亡ヨリ一二年以前
長寄人ノ著書ヲ見タリト云ハ誤リナルヘシ寛永十七年ヨリハ

コノ慶長十三年共済ルヲ三十三年前ナリ我記録ヲ以テ
正證トスヘシ此說傳聞ニ誤ルモノ多シト覺ユ

田邊茂啓長寄志卷之七

南蠻船燒捨之事

一寛永十七年庚辰五月十七日南蛮船一艘七十四人乗入津ス
此船又ミ渡海御免之願トシテ渡来ル由即刺江府言上有之
処同六月六日上使如々瓜民部少輔被差越太々年以來渡海
御禁制之旨稠敷被仰渡之處又ミ今年モ渡来リ日本ノ
御國法ヲ蔑如スルノ仕方其罪科甚以輕カラス不殘死罪可

被仰付トイヘ日本ノ御法度ヲ本國ノ者共ニ告知ラシムヘシ
トテ闇ヲ取ラセ六十一人切捨十三人助命アリ本船ハ積荷物
金銀等ソノ儘ニテ西泊前スレノ海上ニテ燒捨ラル彼十三人
ハ唐船造ノ小船一艘下シ給ハリ飯米薪水等相添七月九日
歸帆セシラル

案ニ前文コノ記録ト合ス南蛮トハ波尔杜瓦尔國ナリ歸帆
十二人ハ十三人ナリ一二大同小異アリトイヘ凡多クハ符合ス

慶長十乙巳年 長寄奉行小笠原一菴

一今年如何ナルフニヤ有馬修理大夫船廣南ニ差向タリ其頃
ハ異國渡海御免ノ砌ナリニ此船難風ニ逢ヒ阿媽港ニ漂著

セシ處蛮人共大勢押カケ船中ノ人数ヲ殺害シ荷物悉ク奪ヒ取タル由修理大夫相届重子テ阿媽港ノ船渡海セシ時一艘討取テ此鬱憤ヲ散セント右旨趣ヲ御内意御願申上シ由

此事同卷ニ出ツ右焼討ノ根基

寛永十三丙子年

榊原飛彈守馬場三郎左衛門

長寄奉行

一去ル慶長十三年香焼島外海ニテ焼討有シ南蛮船ニ積ミ居タル銀二千六百貫目程海底ニ有之由長寄ノ好運京都ノ水学此兩人工夫ヲ以テ取揚タキ旨願之通御免ニ付カラリノ方術ニテ仕カケ器ヲ以テ銀六百貫目余揚之然ル處兩人

爭論ノ事出来セシ故取揚ルヲ制止セラル

堅協鹿ノ傳聞昂此ナリ

承應二癸巳年

香焼島外海ニテ焼討ノ南蛮船沈ミ銀寛永十三年ノ頃願ノ者兩人取揚ルノ處其節兩人爭論ノヲアリテ相止サセ被置ノ處今年町田市左衛門ハ云モノ相願フニ付御免有之又才覚力御ヲ以當年ヨリ數ヶ年ノ間三百貫目余取揚ル漸ク泥深クナリ難取揚由ニテ相止但銀千七百貫目余可有之由風聞也

借蟾洲巖瀨兄藏本謄寫嘉永重光大洞猷
上秋舍八是日秋蟄未退鳴蜩在樹

青洲山人光

同日与李子辰對校了

